張魏公集

戴天不共忍言和王業偏
安獨枕戈放逐南荒成易
傳長驅北伐還詩歌武
侯魚水君臣契儒將箕
裘文子多大集一家耆

月抗行嘉祐與東坡
民國十年十一月綿竹
後學黃尚毅敬題於圖
書館中

張魏公集首卷

行狀

宋 朱熹

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贈太保張公行狀

本貫漢州綿竹縣仁賢鄉武都里曾祖文矩故不仕贈太師沂國公妣沂國夫人楊氏祖紘故任殿中丞致仕贈太師冀國公妣冀國夫人趙氏王氏父咸故任宣德郎贈太師雍國公妣秦國夫人計氏

公諱浚字德遠本唐宰相張九齡弟節度使九皐之後自

九臯徙家長安生子抗抗生仲方仲方生孟常孟常生克勤克勤生濤濤生紀紀生璘即公五世祖任僖宗時爲國子祭酒從幸蜀因居成都壽百有二十歲長子廉堅以蔭爲符寶郎後不仕符寶之子即沂公也沂公娶世夫人楊氏攜三子徙綿竹依外家遂爲綿竹人長子即魏公也魏公幼慷慨有大志不肯屑屑爲舉子業於書無所不通慶歷元年詔舉茂才異等近臣魚叅周詢以公文五十篇應詔召試祕閣報聞時西鄙方用兵魚公謂公曰天子以西事未寧宵旰求賢惟恐不及子其可往對乎僕當復舉

賢公卿共薦論不敢隱也遂與程公戡以公慶歷禦戎策三十篇上公之策大抵謂唐之所患節鎮兵盛今之所患中原兵弱有旨下國子監詳定以聞召試西掖張公方平奏公論議優長天子嘉之授將作監主簿寶二年之冬事載國史程公尤器重公及帥涇原辟公掌機宜事移高陽復辟焉改秩知雷州時黎人擾朱崖朝命委公自四明遣兵數百浮海道往鎮海隅公至不鄙其民撫綏安靜寇亦尋息除管幹都進奏院公年踰六十即浩然思歸致其事自號希白先生榮希白堂一時賢公卿皆爲賦詩公親教

授雍公雍公字君說中元豐二年進士第歷官州縣職事之外覃思載籍諸子百家之說無不貫穿而折衷於六經其爲文辭奇偉傑嶭元祐三年自華州學官以近臣舉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奏篇爲天下第一比閱試及報罷時太皇太后垂簾哲宗未親庶政自宰相百執事皆選用名彥更張前日王安石政事之弊排斥異議沮抑邊功公愈明時難遇而內有所懷思以補報既不得對無路上達宰相呂汲公大防方貴重用事公作時議上之大畧謂大憂未艾深患未弭博禍未去汲公不納而識者歎公先

見之明且遠云公歸又六年復召試考官以公文辭傑出
寘高等宰相章惇覽其策不以元祐爲非且及廟堂用私
意等事無所回護甚不悅數日公往謝之惇嘻笑曰賢良
一日之間萬餘言筆鋒眞可畏因授宣德郎僉書劍南西
川節度判官廳公事人爲公不滿意而公處之恬然惇於
是奏罷賢良方正科而更置宏詞科初祖宗立制舉招延
天下英俊偉隙時政闕失天子虛已而聽得士爲多自熙
寧六年用事大臣惡人議已始令進士御試用策而罷制
科司馬丞相輔元祐初政以求言爲先務遂復置焉至是

惇惡雍公辭直又廢之而立詞科詞科之文如表章贊頌記序之屬皆習爲佞諛者以佞辭易直諫蠹壞士心馴致禍亂而人不知其廢置之源蓋在此也公晚得異夢若有告者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未幾而公生故字之曰德遠云公生四年而雍公沒太夫人年二十有五父母欲嫁之誓而弗許勤苦鞠育公能言即教誦雍公文能記事即告以雍公言行無頃刻令去其左右故公雖幼而視必端行必直坐不敧言不誑親族鄉黨見者稱爲大器年十六入郡學講誦不間晝夜同輩笑語誼譁若弗聞者未嘗一

竊市門教授蘇元老嘆曰張氏盛德乃有是子吾觀其文
無虛浮語致遠未可量也甫冠與計偕入上庠太夫人送
之拊其背而言曰門戶寒苦賴爾立當朝夕以爾祖爾父
之業爲念凡數十條書之策以授公公去親側常若在旁
無一言一動不遵太夫人之教京師紛華每時節游觀同
舍皆出公獨在蓬州老儒有嚴賡者時亦遊太學見公之
爲咨嗟愛重賡嘗學易有得遂以乾坤之說授公公中政
和八年進士第知樞密院鄧洵仁蜀人也與雍公有雅舊
謂丞來見當處以編修官公竟不答調山南府士曹參軍

以歸奉版輿之官山南大府事嚴帥重公才識悉以委焉公爲區處細大各有條理治獄明審務盡其情至狴犴木索沐浴食飲亦必躬涖之寒暑不廢以故罪民歸心訟於庭者皆願得下士曹治其受輸盡去舊弊使民得自執權概人又便之公事罷歸卽對太夫人讀書至夜分乃寐故同寮之賢者莫不親之其不肖者亦往往革面憚公不敢爲非蒲中孫偉奇父名士也時過府與帥飲至夜分帥命繼酒於公所公謂其使曰此爲何時而欲發鑰取酒酣飲乎郡人其謂何某不敢也復命帥未應奇父整冠拱手曰

公有賢屬如此某罪人也問公姓名志之卽登車而去又
兼權城固縣事秩滿郡人遮道送者以千計畫公像持歸
送公者至百餘轉運使歎曰爲小官得人之情如此使得
志於時又當何如耶調褒城令辟熙河路察訪司幹辦公
事到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猶有舊戍守將公悉
召與握手飲酒問以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
宜盡得其實故公起自疏遠一旦當樞筦之任悉通知邊
事本末葢自此也有旨以夏人爭地界事委察訪司命其
屬往示分畫公以十數騎直抵界上所謂陽關者夏人始

張旗幟騎乘於谷中意不可測及見公開誠遂數語而定
改秩至京師調恭州司錄以歸會靖康改元尚書右丞何
㮚薦公同胡寅召審察先是㮚以中丞論事罷去寓居鄭
州公調官過鄭念㮚亦蜀人粗有時望因見之告以國事
阽危宜益自重思經濟之圖無爲淺露㮚心重公及執政
首薦焉公到闕聞㮚益輕儇浸失人望初見即以劄子規
之辭切厲㮚不說不復使對止除太常寺主簿未幾而寇
至城下公在京師獨與開封府判官趙鼎虞部郎中宋齊
愈校書郎胡寅爲至交寢食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前

講問學之方與所以濟時之策時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候見至再三定開關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二聖出狩公以職事在南薰門有燕人姓韓者仕金為要官往來南薰稔識公面一日謂公曰大人輩金人呼貴會為大人以京城之人不肯盡出金帛冀曰當洗城指城一角曰至時吾立大皂旗於此爾來立旗下庶可免公笑謂之曰公宜為大人輩言京師之人若盡死金帛誰從而得乎姓韓人喜若有德

色他日復僞之謂公曰比日以爾言說諸大人已罷洗城之議矣此事世莫知也逆臣張邦昌乘時竊僭公逃太學中聞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卽位南京（卽應天府又江寧府　欽宗靖康二年丁未至四月止高宗建炎元年自五月始）星夜馳赴至卽除樞密院編修官改虞部員外郎會上以初履寶位登壇告天公攝太常少卿導引上見公進止雍容靜重心重之卽欲大用詰朝以語宰執時中書侍郎黃潛善嘗在興元知公治績因稱述焉上簡記他日除公殿中侍御史先是宰相李綱以私意論諫議大夫宋齊愈腰斬公與齊愈素善知齊愈死非其罪謂

上初立綱以私意殺侍從與刑不當有傷新政恐失人心既入臺首論綱罷之駕幸東南道塗倉卒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軍人刧掠作過逼逐左正言盧臣中墜水死公以雖在艱難擾攘中豈可廢法如此即奏劾世忠擅離軍伍致使師行無紀士卒散逸爲變乞正其罰有旨從贖公重論奏及乞追捕散逸爲變者上爲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肅然知有國法二年冬十月朔帝如揚州至維揚即勸上無忘二帝北狩常念中原汲汲然修德去弊以振紀綱每奏事上未嘗不從容再三問勞泛及爲治之方輙至日昃公所論專自

人主之身以及近習內侍戚里爲正天下之本在此乃奏
謚授官資乞盡釐正皆蒙采納時以藩邸舊宮錫號升賜
至維揚內侍占官寺爲之丞奏乞行罷止上從之遷侍御
史賜五品服公感上知眷益思效忠時車駕久駐維揚人
物繁聚而朝廷無一定規模上下頗觖望公奏願降睿旨
不久住維揚仍乞早措置六宮定居之地他日奏事上謂
公曰朕於直言容受不諱近有河北武臣上書不知朝廷
事體詆毀朕躬亦不加罪公請以所得聖語布告中外激
勸言者庶幾有補於國上嘉納焉又奏願降詔旨敕東京

留守司畧葺大內及關陜襄鄧等處準備車馬巡幸宰相浸不悅又論御營使司屬猥衆俸給獨厚資格超越而未嘗舉其職乞行沙汰使僥倖者無以得志法行自近軍氣必振又論無謂寇不能來當汲汲修備治軍常若寇至遂大拂黃潛善等意公以孀母在遠乞外補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公已登舟候朝辭有旨除禮部侍郎日下供職召對便殿上慰勞宣諭云當任用張慤及卿公頓首泣謝不敢言去慤時爲中書侍郎未幾而卒上一日復謂公曰郭三益可與卿共事未幾而三益亦卒公念敵騎必至而

廟堂晏然殊不為備率同列力為宰相言之潛善及汪伯彥笑且不信公嘗以疾在告獨上眷遇益深除公御營參贊軍事撥曾珏楊周等所部兵令同呂頤浩教習所謂長兵者公親往點閱籍其鄉貫年齒與所習藝能復被旨同頤浩於江淮措置未幾敵騎自天長逼近郊公從駕渡江至平江朝議東幸詔朱勝非留吳門禦賊問誰當佐勝非者左右莫應公獨慷慨願留遂以本職同節制平江府江常秀州江陰軍軍馬車駕遂東時建炎三年二月八日也公行平江四境規度可控扼敵所來道決水溉田為限立烽

挨召土豪與議時禁衛班直及諸軍潰歸無慮數萬衆乏食所至焚劫一夕知府事湯東野倉皇見公曰城四外焚廬舍火光竝起奈何公笑曰此必潰軍之歸正當招集問府藏銀絹有幾郎自勝非便宜出黃榜及旗於門以聖旨招集支賜銀絹各若干令給甲而入且令市人廣造食物以俟頃之潰兵皆以次入既得賜又市食無敢譁者明日令衣所給甲出盤門赴行在所違者斬如是數日不絕而公舊所教習長兵至者亦近三千八二十日朱勝非召赴行在公獨節制三月八日東野忽復遽告公聞有赦至公

慮時方艱難事變莫測命東野先遣親信官馳至前路發
封以告少頃東野馳來曰事變矣乃明受赦也袖以示公
時府中軍民已知有赦公謂東野令登譙門宣有旨犒設
諸軍一意內外乃定九日有自杭持苗傅劉正彥檄文來
者公慟哭念王室禍變如此戴天履地大義所存雖平江
兵少力單而逆順勢殊豈復強弱利害之足較便當倡率
忠義舉師復辟誅討叛賊以濟艱難雖孀母在遠身無嗣
繼而義有所不可已也亟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至喻
之且激以忠義二人感激願助因祕其事夜召哲以防江

爲名盡調浙西弓兵令東野密治財計十日得省劄召公赴行在時承宣使張俊領萬人自中途還公遣問之乃云傅等赦俊交割所總人馬赴秦鳳路總管任公念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急使東野啟城撫諭諸軍俊立詣公所公獨留俊握手語曰太尉知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傅正彥欲危社稷語未終泣下交頤俊亦大哭曰有辛永宗者來自杭備爲俊言適徧喻將校輩且當詣張侍郎求決侍郎忠孝必有處置公慮俊意未確復再三感動之俊曰只在侍郎若官家別有它虞何所容身公應曰某處置

已定當即日起兵問罪俊大喜且拜曰更須侍郎濟以機權莫令驚動官家公給俊軍衣糧并及其家皆大悅公召辛永宗問傅正彥所與謀爲誰曰歸朝官王鈞甫馬柔吉舊聞侍郎嘗識鈞甫等請以書先離間之是夜公發書約呂頤浩劉光世兵來會時頤浩節制建業光世領兵鎮江公慮書不達復遣人齎蠟丸從間道往公已再被赴行在之命知爲傅等姦謀而兵未集未敢誦言戒東野哲各密奏寇未退靳賽數萬衆窺平江若張某朝就道恐夕敗事公亦奏張俊驟回平江人情震讋臣不少留恐生事國命

俊遣精兵二千扼吳江而奏曰　俊兵在平江者多臣故分屯以殺其勢蓋懼傳正彥覺勤王之謀先出不意遣兵直擣平江故也十一日附遞發奏請復辟并具因依申尚書省伏望朝廷率文武百官力賜祈請及具咨目報苗傅劉正彥又與杲吉鈞甫書曰此事當責在二公是日公再被促赴行在之命有進士馮轓者後更名康國與公為太學之舊來平江相從公察轓慷慨氣義人也夜四鼓呼轓具道所以且云已具奏及移書今若得一人往面悉此意大善轓激厲請行詰朝即就道是日再以書促頤浩光世報所處

分次序十三日以所奏檢報諸路復督頤浩光世速選精銳來會平江而張俊再被趣泰州指揮且命陳思恭總其兵思恭知逆順信用公言奏不敢交俊兵十四日公被命除禮部尚書將帶人馬疾速赴行在公復奏不可離平江狀十五日傳正彥遣俱重齋詔書撫諭且來吳江帶張俊公召重至平江重初桀驁以祕計恐之重逃避既而公得請兼領俊兵有報韓世忠海船到常熟岸者俊喜曰世忠來事辦矣即白公公以書招之世忠得書號慟十八日見公於平江相對慟哭世忠曰某願與張俊身任之偶甄援

自杭來詭稱睿聖面令促諸軍公使徧諭俊世忠及至鎮江諭光世及部曲等衆皆號慟十九日馮轓至自杭傳正彥答公書皆不情語呂頤浩吉鈞甫亦以書來是日頤浩光世報軍行二十日公大犒俊世忠將士令世忠奏以兵歸行在而密戒世忠急至秀拒糧道候大軍至酒五行公親呼諸將校至前厲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衆皆曰我順賊逆公復厲聲曰若某此事違天悖人可取某頭歸苗傅等聞傅等以觀察使及金鉅萬求某得某者可即日富貴不然一有退縮披以軍法衆感憤應諾世忠軍自平江舟

行不絕者三十里軍勢甚振是時逆黨傳聞已自震懾有
改圖之意矣公又恐賊急邀車駕入海道先遣官屬措置
召募海船亦甚集二十一日復遣馮轓以書行且令轓居
中幾事相應會得傅等書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
公之任非侍郎其誰當之公不勝忠憤度傅等已覺公義
兵動而我兵勢既已立遂因遞報之傅等得書怒遣赤心
軍及王淵舊部精銳盡駐臨平而韓世忠之軍已抵秀州
矣公作蠟丸帛書云不得驚動聖躬募人齎付主兵官左
言以下八人及知臨安府康允之皆達又作手牓遣人間

道曉諭臨安居民曰訪聞前日睿聖皇帝遜位軍民掩泣各不聊生足見軍民忠義之情世忠旣抵秀州稱病日合將士造雲梯修弓矢器械傅正彥震駭亟除世忠俊節度使指揮署云世忠俊深曉內禪大義不受張某誑誤二人皆不受命傅正彥又令朝廷降指揮謫公其詞曰張某陰有邪謀欲危社稷責授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仍令平江差兵級防送經由行在赴貶所二十四日頤浩以兵至公逆且勉之握手嚱嘘頤浩亦曰事不諧不過赤族翼日光世亦至二十七日傳檄內外二十八日張俊光世相繼

行聞行在已有復辟之議矣初公遣馮轓投以計策傳正彥聞平江之師將至甚憂恐轓知可動卽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曰張侍郎之意蓋以國步艱難政當馬上治之主上盛年乃傳位襁褓之子聽斷不出簾帷天下恐有不測之變縱主上謙虛固執內禪之論此猶有一說焉主上受淵聖詔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今日當以淵聖爲主睿聖稱皇太弟依舊天下兵馬大元帥嗣聖當易稱皇太姪太母垂簾聽政大元帥治兵征伐於外此最爲得策勝非令轓與二八議轓反覆告之傳正彥有許意遂與同議都堂轓

同傳正彥鈞甫四人並引見太后勞問曰卿等皆忠義之臣輻湊曲折議定乞賜傳正彥鐵券詔宣百官少頃畢集宣詔云二十五日苗傅劉正彥等四人上殿奏事奉聖旨睿聖皇帝宜稱皇太弟依舊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皇帝宜稱皇太姪百官退詣睿聖宮上御殿引見傅正彥詞色粹然問勞有加傅等出宮以手加額曰不意聖天子度量如此既而傅正彥歸軍逆黨張逵曰趙氏安苗氏危矣王世修尤大悖三鼓詣勝非府變其事復欲改正嗣皇依舊而睿聖之名止稱處分天下兵馬重事勝非不能奪輻

次日力爭勝非云勿與較其實一也輜遂歸而勤王之師
已悉至秀州三十日公被命同知樞密院亦不受四月二
日公次秀州奉復辟手詔而傅等大兵屯臨平公進發三
日次臨平世忠當前俊次之光世又次之逆黨立旗招愉
世忠等世忠與戰軍小卻世忠親揮刃突前曰今日不為
官家面上帯幾箭者斬之衆爭奮賊黨苗翊等大敗傅正
彥相繼遁逃是夕皇帝聖旨除公樞密院事翼日公與頤
浩等入內朝見伏地待罪泣下再三慰勞宣諭公嗚咽義
臣蒙主上眷遇之厚久歷臺省不能補助致敵騎憑陵禍

變竊發臣之罪大敢復論功上再三稱嘆獨留公引入後殿過宮庭上宣諭隆佑皇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目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公惶恐頓首謝上屬意欲倚公爲相公辭晚進不敢當蓋公意以關陜爲中興根本欲請行矣上曰顧無以見朕意解所服玉帶命內侍覆去龍飾賜公曰此祖宗御府所寶也公重辭元樞之命詔書曰卿之功大矣宜勿復辭傅正彥既敗走與死黨直趨閩中公命世忠以精兵追之並縛於建州檻至行在所及其黨左言張逵王世修等伏法建康市五月乙酉帝至江寧府改府名建康初公起

義師行次嘉禾一夕坐至夜分外間警備亦甚嚴忽有刺客至前腰間出文書乃傅正彥遣來賊公賞格甚盛公顧左右皆鼾睡見其辭色不遽問爾欲何如對曰某河北人粗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者況侍郎精忠大節感通神明某又安忍害侍郎耶特見備禦未至恐後有來者故來相報耳公下執其手問姓名曰某粗讀書若言姓名是徼後利顧有母在河北今徑歸矣遂拂衣而去其超踶若神公翼日取嘉禾死罪囚斬以徇曰此苗傅等刺客也後亦無它公私識其人狀貌物色之終不遇云盜薛慶嘯聚淮甸

兵至數萬附者日衆公以密邇行闕一有滋蔓爲患不細
且聞慶等無所係屬欲歸公麾下請徃示大信以招撫之
渡江而斬賚等率兵降遂徑至高郵入慶壘從行者不及
百人出黃牓示以朝廷恩意慶感服再拜始公入賊壘外
間不聞公信浮言胥動頤浩等遽罷公樞筦及聞公訖事
還上嘆息即日趣公歸且詔就職公辭上撫勞再四復親
書御製中和堂詩賜公有曰願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其
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仍題其後曰卿看畢可
密藏恐好議者以朕屬意篇什也其眷待如此公素念國

家艱危以來措置首尾失當若欲致中興必自關陝始又
恐敵或先入陝陷蜀則東南不復能自保遂慷慨請行詔
以公充川陝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賜親筆詔書曰黜陟
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公行有日矣會御營平寇將軍范瓊
來赴行在瓊自靖康圍城與女眞通及京城破逼脅后妃
及淵聖太子宗室入敵中又乘勢剽掠爲亂左右張邦昌
爲之從衛罪狀非一至是聞二兇伏誅始自疑擁衆入
朝既陛對恃其擁盛悖傲無禮多所邀求且乞貸傅正彥
逆黨左言等死公具奏大略云若不盡言乞伸典刑死且

不瞑上深然之公獨與 權樞密院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夜召子羽及選密院謹 飭吏數輩作文書劄榜皆備鎖置於府中翼早公赴都堂 召瓊議事瓊從兵溢塗巷意象自若坐定公數瓊罪瓊愕眙命縛送大理寺劉子羽已張榜於省門外親以聖旨撫勞瓊衆曰聖旨罪止瓊餘皆御前軍也無所預衆頓刃應喏瓊論死兵分隸神武軍自靖康後紀綱不振王室浸衰公首倡大義率諸將誅傅正彥乘輿返正復論正瓊罪而後國法立人心服矣自武夫悍卒小兒竈婦深山窮谷裔夷絕域皆聞公名蓋然歸仰忠義

之感實自此也公辟子羽參議軍事遂西行獨念上孤立
東南朝廷根本之計未定蚤夜深思苟有所見不敢不剎
忠以身在外而不言也嘗奏曰願陛下謹察細微使姦逆
無以窺吾間又曰前此大臣不肯身任國事自今必使身
任其責厥或毀事誅罰無赦又奏曰欲盡聽言之道莫若
親君子而遠小人又奏曰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不體乾
剛健而能成其志上手書賜公曰虛懷領覽嘉歎不忘時
渡江大赦獨李綱以言者論列貶鄂州不放還公論奏逆
黨如吳幵莫儔顧反得生歸綱雖輕疏亦嘗爲國任事乃

不得赦天下謂何上用公奏綱得內徙始公嘗論綱罪至是獨爲伸理其用心公明無私好惡類如此云公自七月離行在經歷長江上及襄漢與帥守監司議儲蓄之宜以待臨幸先是上問公大計公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州而乞別委大臣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張俊劉光世等從行與秦川首尾相應朝廷議既定公行未及武昌而江浙士夫搖動頤浩遂變初議公以十月二十三日抵興元奏曰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謹於興元積粟理財以待巡幸始公未至敵已陷鄜延鄜延帥郭浩寄治

德順軍敵驍將婁宿孛堇於九月二十九日引大軍渡渭
河犯永興知軍郭琰遁去敵兵四掠而諸帥方互結仇怨
不肯相援人心皇皇公到才旬日即出行關陝復奏請早
決西來之期以係天下心至陝訪問風俗罷斥姦贓而尤
以搜攬豪傑為先務一時氣義拳勇之士爭集麾下吳玠
及其弟璘素負才畧求見公願自試公與語奇之時玠方
修武郎璘尚副尉公獎予不次擢用命玠為統制璘領帳
前親兵皆感激誓以死報諸帥亦惕息聽命會牒報敵將
寇東南公即命諸將整軍向敵使婁宿不得下已而敵果

大入寇江淮車駕浮海東征四年二月公以敵勢未退治
兵入衛未至襄漢遇德音知敵既北歸矣乃復還關陝奏
日中興非幸關陝不可請先幸鄂渚上手書報公以敵退
卿狀且曰嘉歎屢告眷惟忠懇實副倚毗是月敵大帥粘
罕復益二萬騎聲言必取環慶路公率諸將極力捍禦敵
勢屢挫生擒女真及招降契丹燕人甚衆時闍兀术尤在
淮西公懼其復擾東南使車駕不得安息事幾有不可測
者即謀爲牽制之舉始公陛辭上命公三年而後用師進
取至是上亦以敵欲萃兵寇東南御筆命公宜以時進兵

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敵虛公遂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問
罪八月十三日收復永興軍敵大恐急調大帥兀朮等由
京西路星夜來陝右以九月二十間與粘罕等會而五路
之師亦以二十四日至耀州富平大戰涇原帥劉錡身率
將士先薄敵陣自辰至未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
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而諸軍亦退舍公斬哲以
徇退保興州時陝右兵散各歸本路宣撫司獨親兵實從
官屬有獻議退保夔州者公堅駐不動以扼敵衝獨參議
劉子羽毅然與公意合廼劾異議者遣子羽出關召諸將

收散亡將士知宣司在興州皆相率會子羽於秦亭凡十餘萬公哀死問傷錄善咎已人心悅焉廼命吳玠聚涇原兵據高扼險於鳳翔之和尚原守大散關斷賊來路命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一帶命孫渥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敵見備禦已定輕兵至輙敗不敢近公上疏待罪上手書報公曰保固四州牽制南下之師則惟卿之賴公奉詔益厲諸將嚴備待敵紹興改元五月敵帥烏魯郤統大兵來攻和尚原吳玠乘險擊之敵敗走三日間連戰輙勝敵逗留山谷人馬死亡

十之四八月粘罕在陜西病篤召諸大酋謂曰吾自入中國未嘗有敢攖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敢取蜀爾曹宜息此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术出而怒曰是謂我不能也粘罕死郎合兵來寇九月親攻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與合戰出奇邀擊大破之俘馘酋領及甲兵以萬計兀术僅以身免亟自髡鬚髯狼狽遁歸得其麾葢等自敵入中國其敗衂未嘗如此也先是上以公奉使陜右捍禦大敵制加公通奉大夫公念自靖康中召赴京師更歷變故出身為國違去太夫人色養於兹七年乃奏迎太夫

人自廣漢來閬中版輿就養又思所以悅母意遂乞以漸
奉恩命特封外祖父母優詔許焉二年上謂公本至西方
時敵已陸梁蹂踐關陝及引師而歸勢誠不敵而保護衛
要連挫大敵蜀賴以全聚兵至十五萬勤勞備至制加公
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賜手書遣內侍任源宣旨源歸
公附奏謝且密奏曰事當謹微是歲公亦遣兄滉及官屬
奏事行在所上喜恩意有加公在關陝凡三年以新集之
軍當方張之寇蚤夜勤勞親加訓輯其規模經畫皆為遠
大恢復之計以劉子羽為上賓子羽忠義慷慨有才畧諸

將歸心任趙開爲都轉運使開善理財治茶鹽酒法方用兵調度百出而民不加賦擢吳玠爲大將守鳳翔玠每戰輒勝敵不敢近而西北遺民聞公威德歸附日衆於是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西江淮亦賴以安然公承制黜陟悉本至公雖鄉黨親舊無一毫假借於是士大夫有求於宣司而不得者始紛然起謗議於東南矣有將軍曲端者建炎中任副總管逼逐帥臣王庶奪其印又方命不受節制富平之役張忠彥等降賊皆端腹心實知其情公送獄論端死而謗者謂公殺端及趙哲爲無辜且任劉子羽

越開吳玠為非是朝廷疑之三年春遂遣王似來副公公開卻求去且論吳玠劉子羽有功於蜀不應一旦以似自其上公雖累乞去而以負荷國事至重未嘗少忘舊[illegible][illegible]敵大帥撒离喝及劉豫叛黨聚大兵自金商入寇公命[illegible]為清野之計分兵據險前後撓之敵至三泉掠無所得乏食狼狽引遁大軍躡之人馬死曳滿道所喪亡不減鳳翔時是時公累論奏王似不可任而似與宰相呂頤浩有鄉里親戚之舊頤浩不悅又或告朱勝非以公倡義平江時嘗有斬勝非語勝非陰肆誣毀詔公赴行在公力求外祠

章至十數上上弗許四年二月至行在御史中丞辛丙嘗知潭州公在陝時調丙發潭兵赴湖北丙怯懦不能遣反鼓唱軍士幾至生變公奏劾丙且令提刑司取勘丙銜之是遂率同列劾公誣以危語始公在陝嘗以秦州舊驛秦川館爲學舍以待河東陝西失職來歸之士給以衣食令一人年長者主之又新復州郡乞鑄印請於朝廷往返動經歲恐失事機即用便宜指揮鑄以給之然後以聞而丙謂公設祕閣以崇儒擬尚方而鑄印公初被命還闕奏歸上嘗取道東蜀夔峽庶幾安遠近之心而呂頤浩又以書

來言若一離川陜事有意外誰任其責宜以事實告上蒞
一欲尙留宣司當爲開陳如請公不顧也而丙反謂公不
肯出蜀意有他圖公恐懼亟以頤浩書進呈上始愕然卽
詔宣押奏事公竟移疾待罪而論者亦不已六月遂以本
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福州居住公知寇旣釋川陜之患
必將復萃師東南不敢以得罪遠去而不言且是時朝廷
已盛講和好之議乃具奏曰寇情專以和議誤我江淮川
陜亙爲牽制斥遠和議用定大業且開具吳璘楊政田晟
王宗尹喜王彥等後皆有聲時服公知人公卽日赴福州

從者皆去肩輿才兩人既至閤門以書史自娛是歲九月劉豫之子麟果引敵大兵由數路入寇騰言侮慢上下洶懼上思公前言之驗罷宰相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亦建議請車駕幸平江召公任事遂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不許辭免日下起發手書賜公曰嘉謀嘉猷佇公入告金書疾至絡繹於道公即日行中途條具戰守之宜甚悉且乞先遣岳飛渡江入淮西張聲勢以牽制敵大兵在淮東者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見玉音撫勞加於疇昔即日復除公知樞密院事公具奏公議所劾訓詞所

戒傳之天下副 在史官臣復何顏敢玷近列上親書詔曰
使盡忠竭節之臣懷明哲保身之戒朕甚媿焉可令學士
院降詔出牓朝堂時太史局占明年當日食正旦公奏曰
恐懼修省在實不在文公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大
會兀朮擁兵十萬於維揚朝廷先遣魏良臣王繪奉使軍
前還夜與公遇於中途公問以寇事及大會問答良臣繪
謂敵有長平之衆且喻良臣等當以建州以南王爾家爲
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千萬又約韓世忠尅日過江決戰
公密奏使人爲敵恐怵朝 廷切不可以其言而動又不須

令更往軍前恐我之虛實反爲彼得上然之公遂疾驅臨江召大帥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公來勇氣十倍既部分諸將遂留鎮江節度之令韓世忠移書兀朮爲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初敵諜報公得罪遠貶故悉力來寇至是兀朮問世忠所遣麾下王愈吾聞張樞密貶嶺外何得已在此愈出公所下文書兀朮見公書押色動卽強言約日當戰公再遣愈以世忠書往詞戰期愈回一日而敵宵遁士馬乏食狠狽死者相屬遣諸將追擊虜俘獲者衆上遣內侍趣公赴行在所五年二月十二日宣

制除公宣奉大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而趙鼎除左僕射先是公在川陝念上繼嗣未立以紹興元年八月十五日上奏曰願先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爲藩屏至是入謝復陳宗社大計莫先儲嗣雖陛下聖德昭格春秋方盛必生聖子惟所以系天下之心不可不早定議上首肯久之乃云宮中見養二人長者藝祖之後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公出見趙鼎都堂相與仰嘆聖德久之自是與鼎益相勉厲同志協謀以爲爲治之要必以正本澄源爲先務誠能陳善閉邪

使人君無過舉則國勢尊安醜虜自服是以進見之際於塞倖門抑近習尤諄切致意焉嘗奏曰修德立政惟務治其在我因書王朴平邊策以獻上嘉納焉又奏治道之大莫大夫辨君子小人之分上還臨安公留相府未閱月復出江上勞軍治鎮江召韓世忠親喻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欣然受命即日舉軍渡江公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躍思奮時羣寇楊么據洞庭重湖朝廷屢命將討之不克公念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實據上流今寇日滋壅遏漕運格塞形勢

爲心腹害不先去之無以立國然寇阻重湖春夏則耕耘秋冬水落則收糧於湖寨載老小於泊中而盡驅其衆四出爲暴前日朝廷反謂夏多水潦屢以冬用師故寇得併力而我不得志今乘其怠盛夏討之彼衆既散一旦合之固已疲於奔命又不得守其田畝禾稼蹂踐則有秋冬絕食之憂黨與必攜可招來也雖已命岳飛往而兵將未必喻此意或退兵殺戮則失勝算傷國體遂具奏請行上許焉公在道念國家任事不顧身者常遇禍而畏避祟虛譽者常獲福以爲國之大患奏曰自古掠美附衆者得譽當

多而骨鯁當權者負謗常重蓋公所以自任者始終如此故每因事爲上言之行至醴陵獄犴數百人盡楊幺遺爲間探者帥府益傳至遠縣囚之公召問盡釋其縛給以文書俾分示諸寨曰爾今既不得保田畝秋冬必乏食且餓死矣不如早降即赦爾死數百人驩呼而往五月十一日至潭州於是賊寨首領黃誠周倫先請受約束黃誠等屢嘗殺招安使命猶自疑不安公遣岳飛分兵屯鼎澧益陽壓以兵勢其黨大恐相繼約日來降丁壯至五十萬老弱不下二十萬公一切以誠信撫之六月湖寇盡平乃更易

郡縣姦贓吏宣布寬恩上手書賜公曰奏到之日中外歡賀於是公奏遣岳飛之軍屯荆襄圖中原遂率官屬吏兵泛洞庭而下時重湖連年舟楫不通公舟始行風日清爽父老嘆息以爲變殘賊呻吟之區爲和氣也始公定議令韓世忠屯承楚於高郵作家計及公出征而廷議中變公復請去上悟優詔從公初計公旣兩發儲嗣之議至是閤建資善堂皇子出就傅喜不自勝以爲當以擇師傅爲先遂具奏薦起居郎朱震祕閣修撰范冲可勝訓導之選公雖在外常以內治爲憂每有見輒入奏其一謂命相其二

謂臺諫其三謂郎曹上嘉納焉公自岳鄂轉淮西東諸將大議防秋之宜直至承楚僞境震動上念公久勞於外遣中使賜手書促歸制除公金紫光祿大夫公力辭至四五乃許特封公母計氏秦國夫人賜公兄滉紫章服及五品服二人官公親屬兩人公以十月十一日至行在上勞問日暑行甚勞公頓首謝曰陛下誤知使當重任故臣得效愚計上親書周易否泰卦以賜焉公奏自古小人傾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爲言上嘗召公獨對便殿問所宜爲公退奏曰前日明受之變其監不遠爲人上者可不兢畏戒懼

耶其警戒深切如此上皆嘉納且命公以所見聞置策來上公承命條列以進號中興備覽凡四十一卷立國之本用兵行師之道君子小人之情狀駕馭將帥之方均節財用之宜聽言之要待近習之道以至旣往之得失郡縣之利病莫不備具上深嘉歎置之坐隅六年正月上謂公曰朕毎以事幾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寐公奏願保養天和以建中興公以敵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爲謀叵測不遑寧處於朝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將以觀機會上許焉卽張膀聲豫僭逆之罪以是月中旬啟行公謂楚

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殽澠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在前雖有它歧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也故太原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論者多以前後空闕敵出他道為憂會不議其糧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不然必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為可安乎既以此告於上又以此言於同列惟上深以公言為然至江上會諸帥議事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揚命劉光世屯合淝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為後翼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蓋

勢既立國威大振上遣使賜公御書裴度傳以示至意公
於諸將中尤稱韓世忠之忠勇岳飛之沈鷙可倚以大專
世忠在楚州時入僞地叛賊頗聚兵世忠渡淮擊敗之直
引兵至淮揚而還士氣百倍上手書賜公曰世忠既捷或
遣岳飛一窺陳蔡時飛母死扶護葬廬山公乞御筆敦趣
其行飛奉詔歸屯公身任輔相雖督軍在外朝廷有大差
除不容不預議而孟庾除知樞密院及高世則除節度使
皆不知始末具奏以爲如此則臣不當在相位上親筆喻
指焉公以東南形勢莫重建康奏請車駕秋冬臨幸以圖

恢復公又渡江徧撫淮上諸屯屬方盛暑公不憚勞人人
感悅時防秋不遠公以方略諭諸帥大抵先圖自守以致
其師而乘機擊之六月制加公食邑食實封時公所遣人
自燕山回知徽宗皇帝不豫又聞欽宗皇帝所貽金人書
奏曰臣近得此信不勝痛切願陛下至誠剛健勉強有為
七月有詔促公入覲八月至行在時張俊軍已進屯盱眙
三帥鼎列而岳飛遣兵入偽地直至蔡州焚其積聚時有
停獲公力陳建康之行為不可緩朝論同者極鮮惟上斷
然不疑車駕以九月一日進發逮至平江公又請先往江

上牒報叛賊劉豫及其姪猊挾敵來寇公奏敵疲於奔命
決不能悉大衆復來此必皆豫兵公既行而邊遽不一大
將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爭請益兵自趙鼎而下莫不
恟懼至欲移盱眙之屯退合淝之師召岳飛盡以兵東下
公獨以爲不然以書戒俊光世時楊沂中爲張俊軍統制
公令沂中往屯濠梁且使諭之曰或有差跌某不敢私諸
將悚懼聽命公至江上知來爲寇者實劉麟兄弟豫封麟
淮西王兵凡六萬人寇已渡淮南涉壽春逼合淝公調度
既已定矣而張俊請益兵之書日上劉光世亦欲引兵退

保劉豫又令鄉兵偽胡服於河南諸州十百為羣由此聞
者皆言處處有敵騎趙鼎及僉書樞密院事折彥質惑之
移書撫公至七八堅欲飛兵速下又擬條畫項目乞上親
書付公大畧欲俟光世沂中等退師善還為保江之計不
必守前議公奏請守淮西上手報公曰條理甚明使朕釋
然是時內則廟堂外則諸將人人畏怯務為退避自全之
計雖公遠策之中始終不貳然握兵在外間隙易生向非
主上見幾之明不惑羣議則諸將必引而南大勢傾矣及
奉此詔異議乃息而諸將亦始為固守計既而賊大張聲

勢於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揚沂中亦以十月四日抵濠州公聞光世已舍廬州而南淮西人情恟動遂夜疾馳至采石遣諭光世之衆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聞公來采石大恐即復駐軍與沂中接連相應劉猊分麟兵之半來攻沂中是月十日沂中大破猊於藕塘降殺無遺猊僅以身免麟拔寨遁走擄獲甚衆得糧舟四百餘艘於是公奏車駕宜乘時早幸江上上賜手書曰寤寐忠勤不忘嘉歎公奏曰今雖勝捷而渠魁遁去願賜顯黜以允公議上深嘉歎焉有旨都督府隨行官吏軍兵諸色

人等備見勤勞可令張某等第保奏公奏馳驅盡瘁職所當然賞或濫加士將解體乞上保奏戰功庶可旌勸軍士又遣內侍賜公古端石硯筆墨刀劍犀甲且召公還及至平江隨班朝見上曰卻賊之功蓋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惶懼乞去方公未至平江時鼎等已議回蹕臨安公入見之次日具奏曰車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上翻然從公計十二月趙鼎出知紹興府專委任公公謂親民之官治道所急而比年以來內重外輕祖宗之法盡廢流落於外者終身不獲用經營於內者積歲得美官又官於朝者不歷

民事利害不明詔令之行職事之舉豈能中理民多被其害遂條具以聞郡守監司有治狀任滿除郎郎曹資淺未經民事之人秩滿除監司郡守令中書省御史臺籍記姓名同日較其治效優加擢用治民無聞者與閑慢差遣館職未歷民事者除通判郡守殿最如前仍乞降詔及以災異奏復賢良方正科上皆從之七年正月上以公去冬卻敵之功制除特進公懇辭再四先是十二月以祿令成書加金紫光祿大夫公辭不得郎求回授兄混至是上謂公曰卿每有遷除辭之甚力恐於君臣之義有未安也公乃

奉命公與趙鼎當國議徽宗在沙漠當遣信使通問遂遣問安使何蘚等行是年正月二十五日蘚歸報徽宗皇帝寧德皇后相繼上僊上號慟擗踊哀不自勝公奏天子之孝與士庶不同數日後求奏事深陳國家禍難湧泣不能興因乞降詔諭中外上命公具草以進親書付外又以公請命諸大將率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公退又具奏待罪曰伏願明賜罷黜亟正典刑上降詔起公視事公再上疏待罪不獲請車駕以二十七日發平江三月十一日至建康時公總領中外之政會車駕巡幸又值國邮戎事叢委

公以一身任之至誠惻怛上下感動人情賴公以安每對必深言讐恥之大反復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上方勵精克己務自省節戒飭宮庭內侍等無敢少有越度者尋無巨細必以咨公賜諸將詔旨往往命公擬進未嘗易一字四方有災異必以聞祥瑞則皆抑不奏知果州宇文彬通判龐信孺進嘉禾九穗竝鑄秩放罷而四方皆知朝廷好惡所在矣四月公行淮西撫諭諸屯築廬州城治東西關且申防秋備自公來東南太夫人留蜀及再入政府遣人迎侍太夫人安於蜀未卽出上爲降旨詔公兄滉俾迎

侍而來又遣內侍胡宗回往喻意五月始達建康而公亦
自淮西歸上疊遣中使勞問太夫人賜予稠疊公戴星而
出經處國事至暮入侍色養委曲奉承中外觀感歆羨轉
相告語以為美談自公與趙鼎在相位以招徠賢才為急
務從列要津多一時之望百執事奔走效職不敢自營人
號為小元祐而公尤未敢以恩澤私親戚仲兄滉上知其
賢累欲加以異恩公輒辭及賜進士第後省官繳駁公非
惟不加忤且奏不當以臣故沮後省公議外舅宇文時中
政和中為郎出守大藩舊以寓直萬里召赴僅進職知湖

荆舅氏計有功久在幕府得直徽猷閣公止乞就祕閣八
服其公公以人主當務講學以爲修身致治之本嘉納南
門人尹焞宜在講筵有旨趣赴闕會旱災且皇太夫人以
次閤門悉臥病公力求去至再四不得方車駕在平江時
公歸自江上奏劉光世握兵數萬無復紀律沈酣酒色不
卹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宜賜罷斥用警將帥上然之
罷光世而以其兵盡屬督府公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
廬州節制公又自任勞之人情恊附上下帖然而樞密使
秦檜知樞密院事沈與求意以握兵爲督府之嫌奏乞置

武帥臺諫覬望繼有請乃以王德爲都統制卽軍中取酈
瓊副之公歸以爲不然奏論之而瓊等亦與德有舊怨與
其下八人列狀訴御史臺乃命張俊爲宣撫使楊沂中劉
錡爲制置判官以撫之此軍自聞王德爲帥往往懷疑而
酈瓊遂陰有異志唱摇其間八月八日瓊等舉軍叛執呂
祉以行欲渡淮歸劉豫祉不肯渡詈瓊等碎齒折首以死
公遂引咎力求去位上不得留因問可代者公辭不對上
曰秦檜何如公曰近與共事始知其闇上曰然則用趙鼎
遂令公擬批召鼎既出檜謂公必薦己就閤子與公語良

久上遣人促進所擬文字檜始錯愕而出後反謂鼎上召公而張丞相遲留至上使人促始進入檜之姦牒類此公本以檜靖康中建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共天下事而一時仁賢薦檜尤力公遂推引旣同朝始覺其顧望包藏故臨行因上問及之先是公遣人齎手榜入僞地金人用事者見此榜已疑豫八月豫聞王師欲北向遣韓元英告於金謂南寇張某總領烏合之兵或逼宿亳或窺陳蔡或出襄陽增修器甲趣辦軍裝其志不小先起制人後起制於人欲乞兵同舉金得此報謂豫眞欲因已益疑之

會瓊等叛去公復多遣間散持蠟書故遺之大抵謂豫已
相結欲故遣瓊等降而豫又乞兵於金十月金副元帥兀
朮徑領兵來廢豫惜其機會之來公已去位矣蓋公以九
月五日得請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左
司諫王縉奏乞留公創日補外都官郎中趙令衿繼上疏
亦罷去而御史中丞周祕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右正言李
誼交章詆公未已旋落職以朝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西
京永州居住於是趙鼎復當國而車駕自江上還臨安矣
公出任國事每以不得從容盡子職爲念及既去國太夫

人以公退處欣然從之八年二月抵永左右侍旁凡所以順承親意者無不曲盡太夫人安之不知其為遷謫也然公自以為上遇我厚雖流離遠屏亦未嘗一念不在朝廷作草堂旁近以奉版輿游歷命以三省為文紀之則公之所深省而自得者遠矣是歲秦檜已得政始決屈己和戎之議九年正月詔書至永公伏讀恐懼寢食不安移書參知政事孫近云幸公深思審以啟沃又聞故人李光自洪州召入政府復以此意移書抵之懷不自已又具劄子以奏曰願陛下思宗社之計圖恢復之實二月以大霈復宣

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公復具劄子曰外禦敵國內恤實害智者所不爲也覩此則公許國之忠爲何如哉居旬日又具劄子曰金人力弱未暇姑借和以怠我之心勢盛有餘將求釁以乘我之隙是月復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大使公以太夫人念鄉不欲東去力辭至再三四月公奏前論講和事未蒙開納又具劄子曰伏願急收人心務振士氣八月聞金遣使來以詔諭爲名則又具奏曰願陛下考臣前後所奏留神毋忽焉福州之命旣累辭不獲公念時事多虞惟在近或可以補

報萬一遂受命而東九月至閩中閩素號健訟難治公謂
人心一也正由臨民者先有逆詐億不信之心是以不能
感格入境一切諭以義理飭守令誠意民事令鄉里長老
知書者率勸後生及疆悍者無爲鄉黨羞民皆感仰每出
觀者至升屋登木如堵牆十年正月上遣中使撫問公附
奏謝且曰願陛下全養精神剛大志氣惟果惟斷見幾見
徵金虜變盟約復取河南公奏曰願陛下每以爲鑑制御
於早無忽纖聞淮上有警連以邊計奏知又條畫海道舟
船利害上嘉公之忠遣中使獎諭公時大治海舟至千艘

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在郡細大之務必躬必親人人感悅和氣藹然訟事清簡山海之寇招捕無餘間引秀士與之講論閩人化之十一年三月劉錡大破兀朮於順昌錡本晚出公一見關陝奇之即付以專任錡亦感慨自立公歸薦之上謂錡才識諸將莫及而一時輩流嫉其材能出已右百計沮遏公既平湖寇即薦知岳州已而召赴行在左右扶持付以王彥軍且擢爲騎帥至是錡竟以所部成大功方欲進兵乘敵虛而檜召錡還矣錡還朝上見之首曰張某可謂知人檜遣郎官 綦諒來諷公使附其議

嘗師引公爲樞密使公答檜書歷言和不可成敵不可縱且面爲諒言諒歸檜怒時蔣將等歸自金朝廷復遣劉光遠等奉使而公亦力請祠奉親矣十一月除檢校少傅崇信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去福之日軍民遮者咨嗟號泣相屬於道公以蜀遠朝廷不欲徑歸遂奉太夫人寓長沙十二年太母鑾輅來歸制封公和國公具劄子以賀且曰願勤聖慮終究遠圖公恐太夫人念歸乃卽長沙城之南爲屋六十楹以奉色養太夫人安焉築堂牓曰盡心親爲之記大意欲益求所以盡心於君親者居閒玩意

六經考諸史治亂得失益思前事之幾微憂時之志一飯未嘗忘也檜既外交仇讐罔上自肆惡嫉正論諱言兵事自以爲時已太平日爲浮文修靡愚弄天下獨忌公甚中丞万俟卨希檜旨論公卜宅僭擬至倣五鳳建樓上不以爲然檜遣朝士吳秉信以使事至湖南有所案驗且以官爵誘之秉信造公見其居不過中人常產可辦不覺歎息反密以檜意告公而歸且奏其實檜黜秉信十六年公念檜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彗出西方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年高言之必致禍恐不能堪太夫人覺公

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是至三公意遂决乃言曰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僞豫備倉卒事下三省檜大怒時公又以天中節手寫尚書無逸篇具劄子爲賀曰臣不勝臣子祝頌之誠願陛下兢兢業業勉之七月檜命臺諫論公章四上上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樊川周勤者氣義人也自公貶永卽來相從公帥福唐辟爲屬公來長沙勤亦從居焉檜嘿書招勤不得恨之乃謂公與勤誹謗時事亦削

勳官實封州公被命卽行自夫人以下皆留侍獨挈子姪往太夫人送之日汝無愧矣勉讀聖人書無以家爲念公至貶所月一再遣人至太夫人所日夕讀易精思大旨述之於編親教其子栻連人重公所至必曲留終日時檜益肆凶焰遷謫者不絕於道四方觀望公處之泰然形氣益充實太夫人亦安居長沙公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連人相與鐫之於石家傳人誦焉己巳歲嶺南瘴疾大作日色晝昏官於連者自太守而下死凡數人郡人無不被疾哭聲連巷鄉落至有絕爨者公和藥拯之病者來請日至

千餘人惟公家下至僕厮無一人告病過者咨嘆莫不以為天相忠誠也居連凡四年二十年九月移永州湖湘之人見公歸喜甚爭出迎望見公所養勝前退皆嘆息相賀公遣人迎太夫人以次年四月至永母子相見強健如初永舊所嘗居人情尤相安而公兄嶽猷公遽以疾終方公官於朝及在貶嶽猷公常留太夫人左右悅適其意太夫人鍾愛之至是悲惻殆不能爲懷雖公解釋備至太夫人亦年高多疾矣蓋公去國至是幾二十年退然自修若無能者而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武夫健將言公者咨

嗟太息至小兒婦女亦知天下有張都督也金人憚公尤甚歲時使至金邦其至必問公安在方約和時誓書有不得輒更易大臣之語蓋懼公復用云至是秦檜竊位既極老病日侵鄙夫患失之心無所不至無君之迹顯然著見意欲先剪除海內賢士大夫然後肆其所爲尤憚公爲正論宗主使已不得安欲亟加害命臺臣王珉徐嘉輩有所彈劾語必及公至彈知洪州張宗元文始謂公國賊必欲殺之有張[illegible]者嘗奏請令檜乘金根車其死黨也即擢知潭州汪名錫者娶檜兄女嘗告訐趙令衿遣爲湖南提舉

官俾共圖公又使張常先治張宗元獄株連及公以爲未足又捕趙鼎子汾下大理獄備極慘酷考掠無全膚令自誣與公及李光胡寅等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與獄上會檜病篤不能書判以死時紹興二十有五年也上始復親庶務先勒檜子熺致仕盡斥羣凶公迹稍安而太夫人遽薨有旨復公職觀文殿大學士除判洪州公已在苫塊矣哀苦扶護以治命當歸葬雍公之兆奏請俟命長沙獨念天下事二十年爲檜所敗壞人心士氣委靡銷鑠政事無綱邊備蕩弛幸其一旦隕斃當汲汲

惟新合圖而未見所以慰人望者且聞完顏亮篡位勢已驕豪必將妄舉可爲寒心自惟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五月具劄子曰惟陛下廓乾坤之度以精求天下之賢無忘祖宗國家之耻父兄宗族之讎繼被朝命以太夫人之喪歸蜀八月行至荆南會以星變詔求直言公念金數年間勢决求釁用兵吾方溺於宴安謂敵可信蕩然無備沉該万俟卨據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朝廷益輕顧伏在苦塊經歷險阻死亡無日不得爲上終言之懷不自安乃復奏曰願陛下充其志氣廣其聰明必使清明在躬以

選賢才以修德政以大基業天下幸甚又以所著否泰卦解義進之奏曰易謹君子小人之辨而二卦則其效之尤深切著明者也其事則本諸一心惟陛下留神上付前奏下三省宰執沈該万俟卨湯思退等見之大怒以爲敵初未有釁歲時通問不啻如膠漆而公所奏乃若禍在年歲者咸笑以爲狂臺諫湯鵬舉凌哲聞之章疏交上謂公方歸蜀恐搖動遠方有旨復令永州居住候服闋日取旨公自扶護西歸抵綿竹即卜日治太夫人葬附雍公之兆賓客紛至自朝及夕哭泣應接不少倦子姪交諫尊年不宜

致毀而公考誠自天不能已也太夫人既塟十日而譴命至且有朝旨促迫甚急公卽日就道服闋得旨落職以本官奉祠居永公自爲表謝其憂國之誠拳拳不捨蓋如此云公自是不復接賓客日紬繹易春秋論孟各爲之說夜則閱司馬氏通鑑如是者又四年而孚攵夫人亦終焉自庚辰秋冬朝廷頗聞敵有異志公卿大夫下至軍民無不內懷岌岌曰願公還位表疏不絕三十一年春有旨令公湖南路任便居住於臨安積陰命下之日廓然清明上下欣悅公歸至潭五月奉欽宗諱號慟至不能食又聞敵

有嫂書不勝痛憤上奏曰願陛下與大臣討論早定必守必戰之策上安社稷未幾而虜兵大入中外震動十月復公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敵騎踐深兩淮王權兵潰劉錡引歸鎮江兩淮之人奔逬南來沿江百姓荷擔而立遂改命公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金書疾至敦促甚遽長沙在遠傳聞不一人人危懼公被命明日即首途曰吾君方憂危臣子之職戴星而趨猶恐其緩至岳陽遇大雪亟買小舟冒風濤泛長江而下且欲經歷諸屯慰接將士未至鄂有士大夫自江東來者云敵焚燒采石煙炎漲天南岸

人不復可立公毋庸進也公愀然曰某被命創携一子來
正欲赴君父之急無所問惟直前求乘輿所在耳長江是
時無一舟行獨公以小舟徑下遭大風幾殆北岸又近敵
兵從者憂懼甚公不少顧過池陽聞亮被殺然餘衆猶二
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江上公渡江徃勞以建康激賞犒
之一軍見公以為從天而下讙呼增氣金諜報惴恐一二
日遁去顯忠乘士氣鋭追之多所俘獲公至建康奏乞車
駕早來臨幸聞已進發乃督官屬治具不半月而辦風采
隱然軍民恃以安上至建康公迎見道左衛士見公至以

手加額無不喜公復用而悲公久處瘴癘形容之瘁也車
駕入行宮首引公見問勞再四公頓首謝上更生骨肉之
賜且曰方秦檜盛時非陛下力賜保全無此身矣上亦為
之慘然曰檜之為人既忌且妬後六日再引對公奏曰用
人才修政事治甲兵惜財用上改容開納時車駕將還臨
安欲付公以江淮之事已而中止更留御營宿衛使楊存
中俾專措置臨發三十二年春正月復引公對公奏陛下當京城
阽危之際毅然請使不測之敵後復受任開元帥府以孤
軍當敵鋒當是時不知陛下之心還知有禍福生死否上

曰朕爾時一心家國豈知有禍福豈知有死生對曰是心乃天心也願陛下試反此心而擴充之何畏乎敵賊上首肯焉且勞公曰朕待卿如骨肉卿在此朕無北顧之憂矣卿久在謫籍聞甚淸貧郊祀合得奏薦及封邑當盡以還卿繼遣內侍賜公黃金及象笏犀公皇恐不敢辭秦檜二十年間所以譖公者無所不至有臣子所不忍聞者獨賴上主張不至死地至是上見公辭和氣平無淹滯之歎而溫乎忠愛之誠爲之感動對輔臣嘉美再三車駕既還或有勸公求去者公念舊臣它無在者而國家多虞之際人

心尤以巳之去就爲安危不忍舍而遠去日治府事細大必親時敵騎雖去人情未安朝廷賴公此爲增重兩淮之兵渡江歸息而奔走瘡痍之餘重以疫癘自三衙諸軍皆留建康死者日數十人公親爲分課醫工置歷診候自帥司給藥餌及它費遣官屬監視至日暮公親視歷考其勤惰得失而賞罰之全活甚衆四月楊存中罷公被旨兼措置兩淮繼兼節制建康鎭江府江池州江陰軍駐屯軍馬時金以十萬衆圍海州甚急鎭江都統制張子蓋提兵在淮上欲前救聞當受公節制士氣十倍而公受命之日亦

郎爲書抵子蓋勉以功名令出奇乘敵弊子蓋率兵力戰大破敵衆得脫歸者無幾公謂去歲淮上諸軍奏功例不以實有功者擯不錄而庖人廝役悉沾濫賞輕名器耗財用亂紀綱使軍士不復知所勸激奏今海州上功當有以深革其弊使可爲後法於是令諸大將戰勝則命統制官以下至旗頭押擁隊公共保明限三日申稍有繆僞重寘典憲公德威表著將士望風畏愛至是復總兵權當軍政二十年廢弛之後問疾痛卹勞苦撫孤遺禁刻剝勉將士俾知忠順於是人人勉厲慨然有趨事赴功之志公念軍

籍日益凋寡中原之人久困腥羶思慕我宋欲因玆時乘
敵事力未強頓兵淮甸要處以招集忠義來歸之人內以
壯軍勢實曠土外以讋敵情繫人心奏曰淮甸要處我不
先圖異日彊敵起侮渡淮先據形勢則事有難處者矣又
奏曰中原之人極艱於食乞朝廷付臣措置招徠公又以
淮楚之人自古可用乘其困擾之後當收以為兵又奏曰
兩淮之人彊力忠勁可招集置御前萬弩營於建康用置
營寨安泊詔皆從公請公即下令於是兩淮之人欣然願
就率皆彊勇可用公親訓撫之又奏差陳敏為統制敏起

微賤聲迹未振公擢於困廢中感激盡力圖報未幾成軍方召募之初浮言鼓動欲敗成績數月間來應者不絕衆論始定公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制步莫如弩衛弩莫如車乃令敏專制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窺南未有不由清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北廣衍糧舟不出於淮則懼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扼清河西屯濠壽以扼渦潁大兵進臨聲勢連接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即具奏言之又乞多募福建海船由東海以窺登萊由清河窺淮陽有旨下福建選募張子蓋自鎮江來

謁公與之語見其智識過人謀慮精審與圖規取山東之計奏子蓋才勇而性剛氣直願優容之且乞益以精甲資以財用俾屯淮上措置招來會今上即位三十二年六月公首奏建康行宮當罷工役華彩之事據今所營足備臨幸有詔從之上自潛邸熟聞公德望臨朝之初顧問大臣咨嗟歎息首召公赴行在賜公手書曰公其疾驅副朕至意公奏曰臣敢不以前日恪事太上皇帝之心事陛下惟一其志有殞無二遂就道未至國門敦促再四至即引見上見公改容禮貌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命內侍賜公坐

降問再四公奏人主以務學爲先上悚然曰當不忘相公之言公又奏今日便當如創業之初宜每事以藝祖爲法自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公見上天錫英武每言及兩朝北狩八陵廢隔兆民塗炭雠恥之大感動形於詞色因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志以圖事制除公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節制建康鎭江府江池州江隂軍屯駐軍馬進封魏國公太上皇退處德壽宮羣臣希得進見獨再引公見輙移時以秋防復往江上畱臨安旬日中使問賜飲食等不絶禮遇冠一時公舟行出國門見蝗自北來飛長數里

即具奏曰願益修欽畏以答天心先是公謂新政以人才為急人才以剛正為先因數當今小大之臣有經挫折而不撓論事切直者凡十數人薦於上且乞以閒暇時數引賢者自近賜以從容庶幾啟沃之間有所廣益復薦陳俊卿汪應辰可為宣撫判官有旨差俊卿又奏前國子司業王大寶可備勸講論思上遂命召大寶公至江上復奏曰直言不聞非國之福乞盡天下之公議以用天下之才時洪邁張掄使金回見公於鎮江具言初到彼中鎖之寓館不與飲食合於表中換陪臣字公奏不當復遣使以重前

失翰林學士史浩建議欲築瓜洲采石城上下公議公謂
不若先城泗州便上以公言爲然浩已爲參知政事力主
初議其餘公所措置浩輒不以爲是公以張子蓋可任使
鎮淮上圖山東而子蓋所陳浩輒阻抑百端至下堂劄詰
責又深過海州之賞公方招徠山東之人至者雲集而浩
不肯應付錢糧且謂不當接納以自困公奏乞上幸建康
而浩專欲爲懷安計公治舟楫於東海所圖甚遠而浩輒
令散遣凡公所爲動皆乖異黨與唱和實繁有徒子蓋西
人負氣竟以成疾公遣官屬勞問不絕且乞上親喻之上

賜手書撫存備至而子蓋卒不起山東前所結約者皆失望浩遣其腹心司農寺丞史正志來建康專欲沮招納事公論奏曰國家所系人心爲本上見之感悟事得不罷正志又受浩旨聚兩路監司守臣往瓜洲相度築壘事及見公恃其口辨欲爲浩遊說公折以大義正志乃愧恐不敢言將行公復謂之曰歸致意史參政秦檜主和終致誤國參政得君無蹈覆轍浩聞之慊然時浩已遣使使金報登寶位公奏陛下初立方欲圖回恢復願毋遣浩竟遣之然敵計已行亦竟責舊禮不納也十一月有旨召宣撫判官

陳俊卿及公子栻赴行在公附俊卿等奏曰今日之事惟
大駕親臨建康又奏漢文帝初立有司請早建太子願陛
下留意公於九月中嘗具奏以謂近聞吳璘兵在德順曾
未幾月與敵大戰不可不爲之深思至是復令俊卿等方
言之時浩已發詔命璘棄德順蓋浩志專欲亟和以自爲
功謂德順既棄則非徒璘無能爲亦固撓公之謀矣上見
俊卿等問公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
言搖奪時上已有欲幸建康之意矣而浩殊不以爲然上
遣內侍黃保躬賜公鞍馬手書曰卿以元勳特爲重望細

思忠亦益用欵嘉俊卿等歸公知車駕來建康之期尚憂深慮有失機會復具奏曰建康之行願亟定期以慰中外之望時契丹會窩斡亦起兵攻金爲金所滅其黨奔潰號將蕭鷓巴耶律适里自海道來降公以爲女眞一國之兵其數有限向來獨以彊力迫脅中國之民及諸國之人爲用是以兵威莫敵今當招納吾民厚撫諸國則女眞之心自生疑惑中原諸國莫爲其用敵可亡也奏乞厚撫鷓巴等上從之詔公擬官賞施行仍賜手書勞公賜貂帽等時金以十萬衆屯河南多張聲勢欲窺兩淮公以大兵屯盱

泗濠盧敵不敢動但移牒三省密院及移書宣撫司慮爲大言欲索海泗唐鄧四州及歲幣等公奏此皆詭詐不當爲之動卒以無事隆興元年正月九日制除公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且命即日開府視事始公命諸將築泗州兩城至是而畢隱然爲邊壘重鎮時金將萬戶蒲察徒穆及僞知泗州大周仁以兵五千屯虹縣都統蕭琦以萬餘人屯靈壁積糧修城遣間不絕公謂至秋必爲邊患當及時掃蕩若破兩城則淮泗可奠枕也且蕭琦素有歸我之意累遣親信至宣撫司會王贊

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亦獻擣二邑之策參
具以奏上上手書報可三月召公赴行在公中道具奏曰
願陛下發乾剛奮獨斷大布德音一新內外既至復伸前
說上再三嘆美謂公當先圖兩城邊患既紓獎以次草乃
命李顯忠出濠州趨靈壁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而令參
議馮方隨往犒勞公亦自往臨之將行僉軍事利鈍難必
恐或小跌傷上有為之心謂諸葛亮建興六年所上奏其
言明切曲盡事機乞上置之坐右嘗觀覽焉又出旗牓軍
前曰面奉聖旨大軍所至務要秋毫不擾專以慰安百姓

爲事敢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達於聽聞朕所不赦公渡
江聞李顯忠至靈壁而蕭琦中悔以衆來拒顯忠大破之
琦所將萬五千人降殺殆盡邵宏淵亦進圍虹縣顯忠會
之徒穆周仁窮蹙率其衆降亦以萬數公又遣戚方將舟
師趨淮陽慮顯忠輕敵深進則親率官屬前駐盱眙俟幾
便近得以指呼顯忠金蕭琦至宿州近城琦與家屬及千
戶頭領等百餘人降遂直抵城下金僞元帥者遣二萬餘
人來戰大破之進攻城將士蟻附而上遂克之中原震動
歸附日至上手書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數十年來無此

克捷公以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還師而上亦戒諸將以持重皆未達偽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率大兵至顯忠等恃勝不復入城但於城外列陣以待士卒頗疲矣偽帥令於陣前打話謂爾若破我當盡歸河南之地既戰兵引卻明日復來戰我師小不利統制官有遁歸者軍心頗搖顯忠等率兵入城敵眾進攻城復殺傷而退居數日得諜者報金大兵將至顯忠等信之夜引歸金亦不能追也時金名帥勇將降執係道精甲破亡不翅三倍是後不復能為靈壁虹縣之屯矣方初退師公在盱眙去宿不四百里浮言

洵勤傳敵且至官屬中有懷檄以歸者亦有請公亟南轅者公不答遂北渡淮入泗州城軍士歸者勞而撫之視瘡痍撫疾病存録夕亭旋有功人情胥悅凡數日上下始知敵初無一騎過宿者人心始定時公獨與子栻留盱眙幾月俾將士悉歸憩而後還維揚具奏待罪上手書撫勞公復奏曰罰行當自臣始上手書報曰卿不可以介意旋有旨降授特進更爲江淮宣撫使宿師之還士大夫素主和議者乘時抵巇非議百出上又賜手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切不可先啟欲和之言又洊遣內侍勞公於是公又

第都統制官以下乞以次敘用時丙差中閫楊存中以御營使行江上守備首途至淮公謂戰守不一將士觀望或敗國事身死無益遂論奏請止上遂止存中毋行公留眞楊大飭兩淮守備命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兵家計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廬州大抵敵人來攻泗州則糧道迴遠城中兵二萬餘足以守乘其弊足以勝如其出奇自淮西來則清野堅壁使無所掠既不得進合兵攻之可大破也然是時師退未幾人不自保公命械往

建康挈家屬來維揚衆情大安兩淮羣縣悉增葺屋宇八物熙熙以至鄉落亦皆成聚上復召栻奏事公附奏曰望賜骸骨使之待罪山林無令出處狼狽取笑天下後世上覽奏謂栻曰雖乞去之章日至朕決不許朕待魏公有加終不爲浮議所惑公聞之不敢復有請時上對近臣未嘗名公獨曰魏公每遣使來必令視公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其眷禮如此八月有旨復公都督之號金都元帥僕散忠義與志寍並貽書三省密院索四部及歲幣等且云今茲治兵決在農隙以恐脅我公奏金力彊則來力弱則止初

不在夫和與不和之間時朝廷欲謝卻歸正人已至者悉加禁切且不欲公多遣間諜恐生邊釁公奏曰自宣和靖康以來專以和議撓亂國家今敗盟如此而朝廷尚蹈覆轍時湯思退爲右相思退本檜死黨尤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李栻持書報金並借職事官以往公又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上因其辭戒勿許四郡而宰執則合仲賢等許之無傷栻至境託故不行獨仲賢往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遂鼠伏拱手狀稱歸當稟命許四郡願持書後來仲賢覓公謬稱金有數十萬之衆近邊若不速許四郡

今冬必入寇我無以當其鋒且公重臣不宜在江外當亟渡江公知仲賢爲金所脅即謂之曰某在此邊備已飭借使敵來當力破之况探報日至敵之屯河南者不過十萬計議得無爲敵游說耶栻復被旨令入奏公命栻奏仲賢辱國無狀但所謀事未知有無出朝廷之意臣實不預此議栻至上即召見首問仲賢事栻具奏其狀且曰仲賢不可不明正其罰朝廷與爲表裏不可不察上怒下仲賢大理寺思退等惶懼反謂仲賢能說金削去君臣之禮止以叔姪相往來爲有功百端救之至與左相陳康伯等叩頭

殿上乞去上不悅猶鐫仲賢官罷退及其黨懼益大唱和
議遂遣王之望龍大淵爲通問使副公在遠爭不能得見
諸軍惶惑歸正人尤不自安卽出牓諸軍謂金人妄有邀
索如輒敢渡淮當約日決戰朝廷聞公出此牓皆大恐獨
上以爲然公又奏曰伏聞朝廷遣使甚亟思慮反復實不
遑寧上賜手書諭意將以首相待公公奏力辭未幾遂召
公赴行在奏事公初議答金書事以爲但當輕遣一介往
覘其情僞而爲之所至是乃聞朝廷遣之望等十一月二
十五日行至鎮江上奏曰近者竊承朝廷已定遣使之議

誠不忍與今日力主和議之臣竝立於朝伏乞罷臣機政
臣見力疾至前路秀州聽候指揮上賜手書曰專俟卿到
面盡曲折繼遣內侍甘澤賜公手書曰宜體朕意疾速前
來公以上意厚甚不敢固辭復上奏曰臣竊聞道路之言
謂今茲議和非陛下本心臣到闕日願賜淸燕之間俾盡
區區使之進退有據不違其道既至入見上首諭公以欲
專委任之意公復力陳和議之失上為止誓書再使人而
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先往諭敵帥以四郡不可割之意
於是之望大淵待命境上而上與公密謀若敵帥必欲得

四郡當遂追還使人罷和議事十二月二十二日制拜公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而
思退亦轉左僕射上諭當直學士錢周才以注意在公故
思退雖爲左相而公恩遇獨隆每奏事上輒留公與語及
時召栻入對賜公御書聖主得賢臣頌思退等素忌公至
是益甚公既入輔首奏當旁招仁賢共濟國事上令條具
公奏虞允文陳俊卿汪應辰王十朋張闡可備執政劉珙
王大寶杜莘老宜即召還胡銓可備風憲張孝祥可付事
任馬時行可任盡言馮方皆可備近臣朝士中林栗王秬

莫冲張宗卿議論據正可任臺諫皆一時選也公自太上時即建議當駐蹕建康以圖恢復上初即位公入對又首言之及總師江淮每申前說至是復力言於上曰今不幸建康未見其可上深感悟通書官胡昉等至宿州二年二月僕散忠義以不許四郡之故械繫廹脅昉等不屈忠義詐爲更禮而歸之上聞之亟召栻語之故令諭公曰和議不成天也事當歸一矣始議以四月進幸建康公又奏當詔之望等還上批出曰王之望龍大淵並一行禮物並回思退等大駭更約翼日面奏又至漏舍思退等競執前說公折

以正論輒屈是日三月朔旦上當詣德壽宮未登輦召宰
執議事思退及參知政事周葵同知樞密院洪遵叩頭力
爭上怒聲色頗厲及自德壽宮回復批出日追回之望等
劄子宜速進入適詣德壽宮太上皇帝亦深怒此寇無禮
卿等不可專主和議恐取議於天下思退等懼遂以劄子
進入發金字遞行公奏胡昉等能不爲敵屈當加賞而向
者盧仲賢擅以國家境土許寇與讐宜有竄罰有旨重貶
除名勒停編管郴州又奏宜榜示諸軍喻以僕散忠義械
繫使人加以無禮使各奮忠義勉厲待敵趨赴功名庶幾

諸軍知曲在彼且知和議不成激昂增氣上令都督以此
旨降牓兩淮荆襄川陝數日之間號令一新中外軍民皆
仰上英斷思退計窮復奏力主和議且請上以宗社大計
奏禀太上皇帝而後從事上親批其後降付三省曰敵無
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之議論秦
檜之不若故事宰相日一人啟御封是日適公當啟啟畢
即轉示思退思退大駭藏去先是上既決幸建康之議思
退等初不與聞後奏事上前語屢屈因請曰和議不成敵
至何以待之上曰朕已決幸建康思退等失色及又見批

語乃陽為皇恐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為傾陷之計雖殊
詭祕人不得盡知也居數日俄有旨命公按視江淮公知
一日出外姦人必得肆意然趣行之旨屢下而事之成敗
則又有非人力所能為者乃行既出國門思退遂與右正
言尹穡通謀日夜汲汲益求所以間公者公未抵鎮江道
遇王之望等還見之望力主和議因密奏之而思退等亦
相與陰謀謂不毀守備則公不可去和不可成乃令之望
等盛毀守備一無可恃者又陰以官爵諷諸將令入文字
稱敵盛彊為畏怯語而穡專主其議百計毀公蓋公受任

江淮兩年有半念國家多虞醜敵未靖憂恐計度寢不遑安食不遑味祈寒盛暑勞撫將士接納降人講論軍務未嘗少倦少年精力有不能及而公忠義奮激會不以爲勞諸軍感悅有不待號令而從者計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彊壯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淮南軍士知泗爲兩淮要塞皆願以死守至挈父母妻子往焉要地如海泗高郵巢和六合等皆已成築其可因水爲險處皆積水爲櫃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兩年冬

金屯重兵十萬於河南爲虗聲脅和至再至三皆有約曰
決戰之語泗州將士日望敵至成大功而敵亦知吾備禦
甚設卒不敢動反爲防我計及是公又以宰相來撫諸軍
將士無不踊躍思奮軍聲大振金聞公來亦檄宿州之兵
歸南京沿邊淸野以俟淮北歸正者日來不絕山東豪傑
悉遣人來受節度公曉之曰汝等亦宜訓習以待王師之
至公又以蕭琦乃契丹四軍大王之孫沈勇有謀欲令琦
盡統契丹降衆且以檄喻契丹大意謂本朝與契丹有兄
弟之好不幸簽臣謀兩國皆被女眞之禍今契丹之不祀皇

帝無日不念此爾能結約相應本朝當敦存亡繼絶之義金人益懼遂爲間書鏤版摹印散之境上類後周所以間斛律明月之意督府參議官馮方立朝有直聲臨事不避難遍行兩淮築治城壘最爲勞勩思退等以其効力尤多尤惡之使積論方不當築城費財凡再章而方罷又論公所費國用不貲公奏計督府遣間探給官吏等二年半之費實不及三十萬緡其餘爲修城造舟除器招軍等用上出公奏思退積議屈於是始謀更造它事撼公殿前後軍統制張深守泗有勞軍士安之俄有旨放罷而以趙密之

子廓代之公至淮東詢問知狀奏留深而穡指公此事爲拒命跋扈思退等又相與謀上眷公厚未必肯遽罷公但令罷都督則公自當引去穡二奏論如思退計而公自聞罷方罷巳上奏乞罷督府詔從公請而公亦封章力求還政矣穡連疏詆公愈力左司諫陳良翰奏如公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上謂良翰本無此事且當今人材孰有踰魏公者卿宜遍諭侍從臺諫使知朕此意侍御史周操素同良翰議至是爭論甚力然是時公留平江虎丘致仕之章巳八上矣上察公懇誠欲全其去四月二十有二日制

除公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而思退等遂決棄地求
和之議且命宣諭司及統領司磨治督府文書錢物吹毛
求疵卒不可得乃已公力辭恩命上不許至五六除醴泉
觀使公雖去國不敢以嫌故有隱奏尹穡姦邪必誤國事
又奏勸上務學親賢故舊門生或勸公當勿復問時事後
雖有召命亦無庸起公慨然語之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況吾荷兩朝厚恩久尸重任今雖去國猶日望
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不言上如復欲用某某當即日
就道敢以老病為辭如公等言復何心哉聞者聳然公以

逵年疲勞比得休退已覺羸且畏暑未能遂還長沙行次餘干假宗室趙公頲之居而寓止焉所居之南有書室公名之曰養正而爲之銘日讀易更定前說且曰庶幾未死於學有進也又取易象題坐右親舊來訪者輒與講論古道終日不倦蓋其心純一無出處動靜間如此孟秋既望公薦享祖考既奠而跌公起嘆曰吾大命不遠矣手書家事付兩子且定祭祀昏喪之禮俾遵守曰古禮不必用浮屠氏且曰吾嘗相國家不能恢復中原盡雪祖宗之恥不欲歸葬先人墓左卽殯葬我衡山足矣及仲秋二十日猶

爲饒守王十朋作不欺室銘至二十有二日始寢疾二十八日疾病日晡時命子栻等坐於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日暮命婦女悉去夜分而薨先是六月末有大星隕於趙氏居養正堂之北光芒若晝趙氏一家盡驚翼日得公書欲來寓居云訃聞上震悼輟視朝兩日有旨贈公太保栻等不敢違公志扶護還潭州以是歲十一月辛亥葬於衡山縣南嶽之陰豐林鄉龍塘之原公自幼卽有濟時之志未嘗觀無益之書未嘗爲無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尙友講論當世之故聞四方利病休戚輒書

之去至一介之賤亦由加詢訪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狩皇族係劫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委質艱難之際事有疑危它人方畏避退縮則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南渡以來士大夫往往唱爲和說其賢者則不過爲保守江南之計夷狄制命率獸逼人莫知其爲大變公獨毅然以敵未滅爲已責必欲正人心雪讎恥復守宇振遺黎顛沛百罹志踰金石晚復際遇主義益堅雖天奪其功使公困於讒慝之口不得卒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之人曉然復知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

所以異於禽獸者而得其秉彛之正則其功烈之盛亦豈可勝言哉公論事上前務進道理期於聽從不爲苟激其在官守事無細大必以身親視國事如家事視民疾苦如在己身至誠懇惻貫徹上下平生四被譴命處災方幾二紀拳拳念君之心遠而彌篤見朝廷一舉措之善則喜溢詞色一事不厭則憂思終夕不寢嘗曰事君者必此心純一而後能有感格蓋其忠義自壯至老或用或舍未嘗有斯須之間也事太夫人先意承志婉愉順適曲盡其心奉養甘旨寒暑不渝家人婦子見公身率莫敢不敬或時遠

去侍側每覺意緒不佳則曰太夫人得無有疾乎遣人候門則其日果太夫人服藥也太夫人方嚴或顏色不和則公拱立左右踧踖若無所容俟太夫人意舒乃敢安蓋自膝下至白首如一日太夫人既沒見素所服用之物未嘗不泣下起敬起孝孝誠篤至上自宮禁下至閭閻無不咨嗟歎息縉紳軍民聞風而興起慕用與夫愧悔改行者不可勝計世於兄嫂猷公友弟獨至養其子與已子不少異置義莊以贍宗族之貧者以至母族喪葬婚嫁亦皆取給爲歲時祭祀必預戒小大使各嚴恪滌牲治具必親涖焉

及祭肅乎如祖考臨之時節嘗新必先薦於廟而後敢食器皿擇精潔者備薦享不以他用素能飲酒至斗餘及貶還山太夫人日南方地熱宜省酒即不敢飲及再見太夫人命之飲乃飲遂終身不踰三酌於器用取具不問美惡平生無玩好視天下之物泊然無足以動其心者燕處飲食皆有常度雖在閨門無戲語無惰容未嘗偏倚而坐未嘗疾呼遽行言必有敎動必有法盛德日新至老無息及在餘干未寢疾間溫恭朝夕無絲毫倦怠意絕筆二銘於今讀之猶能使人悚然起敬則公之心雖未易以言語形

容然於此亦可以少見其幾矣蓋其天資粹美涵養深厚
以至於德成而行尊非勉強所能及也公之學一本天理
尤深於易春秋論孟嘗論易數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
極一也兩儀三之也又嘗論剛柔之義示予侄曰君道主
剛而其動也用柔故乾動則爲坤矣臣道主柔而其動也
用剛故坤動則爲乾矣胡銓求公序其所著春秋傳公告
之曰春秋所書莫非人事章章者作之於心見之於事應
之於天毫釐不差公於本朝大臣最重李文靖公謂近三
代氣象又以寇忠愍富文忠范文正之事爲可法嘗曰萊

公自澶淵還耻於城下之盟僉勸上修德立政既不獲用乃有東封西祀之說鄭公使遼還以和議爲耻以自治爲急務而不受樞廷之賞文正自西鄙入參大政[illegible]仁祖開天章閣俾大臣條時務大修政事文正所具二十條無非要切然亦不克施使三公獲盡其猷爲則王業必不至二百年而中微也異時歸老山林當作三賢堂於弊廬之側庶幾朝夕想像如見其人豈三公所爲適有契於公心也與每訓諸子及門人曰學以禮爲本禮以敬爲先又曰學者當清明其心默存聖賢氣象久久自有見處見人有一

吾為喜見辭色子侄輩言動小不中理則對之愀然不樂
人自感動公初娶楊國夫人樂氏旬日被命召對遺書及
爲侍從或以公盛年勸買妾公曰國事如此太夫人在遠
吾何心及此遂終身不置妾再娶蜀國夫人宇文氏賢
淑順與公同志事太夫人盡禮雞初鳴巳冠帔立寢前候
太夫人寢覺夜則俟太夫人寢至息勻乃去食飲湯
藥一一親之太夫人嘗曰吾兒孝天賜賢婦以成其心內
外宗族敬仰無間言起居飲食亦皆如公有常度不逾相
對如賓公方貴未嘗言及宇文氏私門每訓諸子曰吾朝

夕兢兢履地如履氷惟恐一言之失一事之差叅其德誠足以配公焉先公五年薨楚衡山與公同兆㝎穴生子男二人長栻右承務郎直祕閣次杓右承奉郎丞奏務坦明不爲虛辭卒口誦令子姪書之皆根於心不易一字有綸興奏議隆興奏議各十卷論語解四卷易解幷雜記其十卷春秋解六卷中庸解一卷詩書禮解三卷文集十卷惟公忠貫日月孝通神明盛德鄰於生禀與學妙於心通勳存王室澤在生民威震四夷名垂永世平生言行并編錄可紀謹掇其大畧以備獻於君父下之史官傳之無窮

且將以求當世立言之君子述焉謹狀乾道三年十月日

左廸功郎特差監潭州南嶽廟朱熹狀

張魏公集

行在維揚第一疏 建炎元年丁未冬十月

畧曰崇觀以來濫授官資乞盡釐正戚里邢煥孟忠厚不當居侍從宜換右職駙馬温正夫不待扈從先來維揚請治其罪內侍李致道誤國爲深不當引赦敘復尚書董耘獨以藩邸恩賁緣通顯宜即退閑

維揚第四疏

畧曰中原天下之根本也朝廷中原之根本也本之不搖事乃可定願降詔旨勅東京留守司畧葺大內及關陝襄

鄧等處常切準備車駕廵幸及以今來行在所止不爲久居之計庶幾內外和悅各思奮勵以圖報國

遲奏請復辟疏　建炎三年己酉三月十一日

臣伏覩三月五日睿聖皇帝親筆朕即位以來強敵侵淩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爲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臣伏讀再四不覺潸泣臣竊以國家禍難至此皆臣等不能悉心圖事補報朝廷致使土地侵削人民困苦上負睿聖之恩下失天下之望今睿聖皇帝以不忍生靈之故避位求和臣獨有一說不敢不具陳

其詳臣竊以當今外難未寧內寇竊起正人主憂勞宵旰馬上求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沖幼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寮萬一强敵侵凌不肯悔禍則二百年宗廟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萬死伏願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祈請睿聖念祖宗付託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不憚勤勞親總要務據形勢之地求自治之計抑去徽名用柔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國於中撫靖江左如此則國家大計自為得之如以臣言為然乞行下有司令率文武百寮祈請施行貼黃臣契勘伏覩

睿聖皇帝方春秋鼎盛而遽爾退避大位恐天下四方聞之不無疑惑萬一別生它虞更乞睿斷詳酌施行

請誅范瓊疏 建炎三年七月壬辰

畀曰瓊大逆不道罪冠三千之辟呼吸羣兇布在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顯戮則國法不正且他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臣任樞筦之寄今者被命奉使川陝啟行有日迺心踟躕若不盡言乞伸典憲死且不瞑

辨君子小人疏 乙卯二月

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際反覆詳究退自

聚宰以爲治道之本莫大夫辨君子小人之分聖意及茲於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而言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爲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爲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狥此君子也辭氣

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初冒爵祿蔑無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已者譽之以為君子異於已者排之以為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以至今日有異於已者而稱其為君子乎臣以為必無之也彼其專為進身自營之

計敵好惡不公以至於亡身亡家亂天下而莫之悔唯主
下親學問節嗜欲清明其躬以臨照百官則君子小人之
情狀又何隱焉

奏乞那撥東南財賦入充陝西招兵買馬議三年十一月四日上時將發興元府

臣取會到陝西五路見闕戰馬七萬餘疋戰兵十萬餘人
今來經畫大計惟是招兵買馬最爲急務招兵所用例物
以十萬人計之約費一百餘萬貫戰馬除用名山茶博買
外緣川路遙遠搬運有限須兼以金帛方可廣得數目四

川財賦樁充來年春衣及預支三百萬貫起諸路帥司乘時糴買外所存無幾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於戶部東南財入內那撥錢二百萬貫以金銀紐計差官自夔路押發前來陝西赴臣軍前交割貼助招兵買馬之用庶幾年歲之間士馬强盛可以勦除大敵實宗社之大計

奏張俊劉錡捷報乞令持重議

臣近覩張俊劉錡捷奏竊見兩軍已駐東關含山一帶伺惟聖算無遺不勝喜躍臣嘗謂此虜可以計圖難以力勝今萬里用兵利在速鬬且其性强忍耐戰尙慮示弱用間

以致我師若堅壁持重勿顧小利使之進退失據可取全
勝臣詳觀虜人立意必欲傾覆國家勢不但已淮西識者
未利亦須別有所向然臣嘗反覆熟計在今日有可以破
滅之策伏惟陛下仁智天錫將以救民不有艱難莫顯聖
德唯願堅持素志勿以目前得失輒輕沮抑臣猥荷聖知
異於倫輩屢貢膽說庶盡其心仰惟聖慈俯賜洞照不勝
幸甚張魏公奏議見大典

奏乞令諸將持重議亦見大典

臣近觀淮西諸帥捷奏竊審國威大振醜虜奔逃仰惟聖

算先得駐軍要害曾不踰月屈此羣兇殺獲衆多士氣百倍凡有知識孰不鼓舞況臣嘗叨近輔休戚實均其於踴躍萬萬倫等伏願陛下訓勅諸將益勵忠誠持重爲先輕敵是戒庶取全勝早就大勳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復任都督第二疏

臣聞自昔創業中興之君圖回天下初非有夙任之將素養之兵舊撫之民爲之用也攻其施設事非一端或取之羣盜或得之降敵或以夔狄攻夔狄莫不虛懷大度仰憑天道俯順人心以成大功後世仁德之不孚措置之失宜

馴致降人多有背叛此非徒人事之謬蓋亦天命之不歸也今陛下紹隆祖宗方務恢復乃於降者而首疑之則左右前後與夫今日軍旅之衆孰不可疑而況它日進撫中原必先招徠事乃可濟若處之失當反激其怒它日人自爲敵討之出此豈不誤哉陛下將有經營四海之心推誠待人如天如日豈比固陋之士姑爲保身之謀獨無天命之可信哉又奏金之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挾詐肆欺不遺餘力自宣和靖康以來專以和議撓亂國家反覆詭秘略無一實今敗盟如此而朝廷尙蹈覆轍號爲信義恐生

兵隙臣所未喻也昔宋襄公謂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而卒敗於楚得無類是乎

至鎮江上疏

近者竊承朝廷已定遣使之議臣身在外初不預聞竊惟徽宗欽宗不幸不反亘古非常之巨變凡在臣庶不如無生而八陵久隔赤子塗炭國家於敵大義若何況逆亮憑陵移書侮嫚邀求大臣坐索壤地其事近在前歲今議者不務力為自强之計而因敵帥一貽書遽遣朝士奔走麾下再貽書欲遣侍從近臣趨風聽命復將竭吾民之膏血

則奉讐人用猶子之禮以事讐人欺陛下以欵之之名而
爲和之之實其說固曰吾將欵之而修吾兵政不知敍倫
一遣歲幣一出國書一正將士視氣忠義解體人心憤鬱
向兵政之可修又不過曰吾將欵之而理吾財用不知今
雖遣使而兵不可省備不可撤重以歲幣之費金使之來
復有它須何財用之可理此可見欺陛下以欵之之名實
欲行其宿志也彼方惟黨與之是立惟家室之是顧惟富
貴之是貪豈復以國事爲心哉况兩朝鑾輿之望已絶宗
室近親流落金庭戕賊殆盡猶欲與之結和不知於天理

安否臣實痛之臣年老多病所論與朝廷畧不相合豈可蒙恥更造班列以重敗其素節且陛下廟堂之上豈容臣妄不合之臣濫廁其間臣雖至愚亦誠不忍與今日力主和議之臣竝立於朝伏乞早降指揮罷臣機政臣見立疾至前路秀州聽候指揮

長沙賀天申節進無逸篇劄子

畧曰臣嘗潛心聖人之經有可以取必於天膺大福獲天壽決然無疑者輒輸丹誠爲陛下獻臣伏考周公無逸篇商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高宗

嘉靖商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周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三君者非獨身享安榮而有國長久後世莫加焉商自祖甲之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是以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天道昭然其應如響古之聖人以一身治天下惠澤四海無不如意未嘗少有憂懼退怯之懷凡以天道可必吾無愧歉於心而已臣不勝臣子祝頌之誠願陛下兢兢業業勉之又勉永堅此心以奉天道天之所以報吾君者宜何如

是年七月謫連州二
十年九月移永州

奏陝西勝捷劄　張魏公集 見大典

臣契勘陝西自去年十一月之後至今夏二賊合謀交攻
金人婁宿引大兵直犯淳化尋遣將捍禦偶獲勝捷生擒
到千戶首領一名斬首數百即日退師夏賊舉五監軍師
犯熙河西寧蘭州兩路出沒王師皆獲大捷奪到戰馬二
千餘匹斬首數千至今年三月初粘罕復益二萬騎與婁
宿并兵大入臣尋大起諸路之師據險屯駐將體州鳳翔
一帶居民盡行空徙保聚山間兩旬之間虜人一無所得

不意有契丹漢兒軍等攜家幷所有戰馬等願來歸附射殺大酋一名據探報到係粘罕之子至三月十一日一夕遁去今陝西士馬强衆漸次可用伏乞睿照同日上時已發秦州

奏靈壁虹縣捷報劄 張魏公集

見大典

臣契勘近日從報兩邑盡平靈壁所破賊兵萬五千餘衆虹縣降附自首領而下以萬數計自軍興以來未有我兵進涉其境如此其捷此皆陛下智畧獨運天人助順生民之慶當自茲始惟是陛下方督諸將以示功賞典之頒有

不可緩臣愚欲望聖慈除李顯忠開府儀同三司淮北招撫大使邵宏淵節度使淮北招撫副使外馮方欲降聖旨令疾速取會核實諸軍統制以下功狀結罪保明以聞

初報苗傅劉正彥書

某久病無聊日思趨走行在緣斷賽人馬過平江平江之人各不安居守貳日夕州守不容出城朝夕事畢即便登途邇者睿聖皇帝以不忍生靈塗炭之故避位求和足見聖心仁愛之誠然當此多難人主馬上圖治之時若睿聖謙冲退避上無以副宗廟之寄次無以慰父兄之望下無

以服四海之心某曩備員言官日竊見睿聖皇帝聰明英斷意欲有爲止緣小大臣寮誤國至此某叨竊侍從蓋亦誤國之人迺至過江事出倉卒向使將相有人睿聖豈肯輕發今太母垂簾皇帝嗣位而睿聖乃退避别宫若不力請俾聖意必回與太母分憂同患共濟艱難中興之業未易可圖二公苟不身任此事人其謂何當念祖宗二百年涵養之舊今所恃以存亡惟睿聖皇帝況皇帝天資仁厚從諫如流願勉爲之再三懇請睿聖宜無不允也

再報苗傅劉正彦書

畧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是以見君輅馬必加禮而致恭蓋不如是無以肅名分杜僭亂也廢立之事非常之變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矣凡爲人臣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豈有是理哉今建炎皇帝春秋鼎盛不聞失德於天下一旦遜位豈所宜聞自處已定雖死無悔嗚呼天祐我宋所以保衛皇帝者歷歷可數出質則敵人欽畏而不敢拘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天之所與誰能廢之況祖宗在天之靈豈不昭昭借使事正而或有不測猶

愈於終爲不義不忠之人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

附討苗傅劉正彥檄 建炎三年己酉

辭曰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開基創業眞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厭昨因內侍童貫首開邊禍遂至敵騎歷歲侵淩逆臣苗傅躬犬豕不食之資取鯨鯢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爲廢立之謀劉正彥以孺子狂生同惡共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惟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聞亂登門再三慰諭而傅等陳兵列刃凶發彌天逼脅至尊倉皇遜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

解而不從兵衞皆至於掩泣詔書所至遠近痛心駭戾人情孰不憤怒況傳等揭榜閭市自稱曰余祖宗諱名曾不迴避迹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師劉光世引部曲之衆張某治兵於平江韓世忠張俊馬彥溥各領精銳辛道宗陳思恭總率舟師湯東野周把扼據衝要趙哲調集民兵劉海李迨餽餉芻糧楊可輔等參議軍事弁一行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亟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嘗念祖宗涵養之恩思君父幽廢之辱各

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是偽等偽命及專擅改元即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

三省堂記 紹興八年永州安置

予作堂於寓止客館之東隅僅庇風雨取會子三省之目以名之其省謂何思吾之忠於君孝於親修於己者恐未或至也士大夫學聖人之道當求所以通天人之際予之三省將有進於斯而愧其未能也

蘇雲卿蔵 見宋史紹興五年

雲卿廣漢人紹興間往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待隣曲有

恩禮無間賤老稚皆愛之稱曰蘇翁翁身長七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屨終歲不易未嘗疾病披荆舂礫爲圃藝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輸直夜織屨堅勤過革舄人爭貿之以饋遺以故薪米不乏有請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經意溉圃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使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遯跡湖海有年矣近聞

灌圃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
致之帥漕寄物色曰此獨有灌圃蘇翁無乃雲卿也帥漕
乃屏騎從更服爲逆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
曰二客從何來耶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
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旣而汲泉
煑茗意稍欵洽遂叩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
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
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
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

得二公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上雲卿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嘆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且遣使迎伺則扃戶闃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啟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箴曰

雲卿風節高於傅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鍼

按宋史逸民傳傅霖青州人自少靜默久乃心通有覺

不求仕進以巢由自許與張詠同學心契甚密每有讀
及詠必先徵於夢寐以是益相敬信開寶中會於[illegible]坡
相與談論古今日夕不輟鄰舍有病瘧爲之不作詠聞
類遂霖深居遁跡求之三十年不可得作詩寄曰前年
失腳下漁磯苦戀明時不忍歸爲報巢由莫相笑此心
非是愛輕肥霖答詩曰忍把浮名賣却閒門前流水對
青山青山不語人無事門外風花任往還晚年詠寄宛
州被攜驢叩門大呼曰予將去矣故來報子別後一
月詠果卒王謙言識

寂照菴銘 見總志

信相禪老頗通易旨鄉閭爲卜菴居予銘之曰寂照又係以銘

銘曰太極混成全體不露象數既分塵塵必舉夫惟寂照乃能通故一以知萬一亦莫覩寂然如斯作佛作祖

四德銘 以下見行狀

此連州居住作也連人相與鑱之於石家傳戶誦焉

銘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

養正室銘

次餘干假寓宗室趙公頤家名以養正而爲之銘

銘曰天下之動以正而一正本我有養之斯吉道通天地萬化流出精思力行無忘朝夕

取易彖題坐右

謹言語節飲食致命遂志反身修德

不欺室銘爲饒守王十朋作越人曰公薨此絕筆也

泛覩萬物心則惟一如何須臾有欺暗室君子敬義不忘栗栗漢志又見

題嚴子陵釣臺見漢州志

古木烟籠半鎖空高墓隱隱翠微中長門不羨三公貴寧

與魚樵卒歲同

失題見文公集

羣兒用事人心去大義重新天意回解使中原無左衽靳

文千古未塵埃

張紫巖易傳十卷見宋志以下至文集俱張浚撰著

朱子作行狀曰公之學一本天理尤深於易春秋論孟有論語解四卷易解并雜說共十卷春秋解六卷中庸解一卷詩書禮解三卷

張獻之跋曰曾王父忠獻公潛心於易嘗爲之傳前後兩著藁親題第二藁云此本改正處極多紹興戊寅四月六日某書始爲定本矣獻之頃嘗繕錄之附以讀易雜說通爲十卷藏之於家忠獻嘗與屏山劉公書云無他用心惟靜默體道卒究聖人心法又答澹菴胡公書

云杜門亦惟聖賢之道是求夫求而得之將[illegible]在是矣惜其傳之未廣据來春陵刻於郡齋與學者共之

王應麟曰張浚易解并雜記共十卷其論易數曰太極一也兩儀三之也分為二而七八九六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數也論剛柔之義曰君道主剛而其動也用柔故乾動則為坤矣臣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故坤動則為乾矣胡一桂曰紫巖易傳第十卷係讀易雜記主劉牧說紹興三年四月六日定本成嘉定庚辰曾孫獻之刊於春陵郡齋

春秋解六卷

中庸解一卷

詩書禮解三卷

論語解四卷

魏了翁序曰魏國忠獻張公之卒距今六十有三年精忠篤諒凜凜猶有生意予少嘗讀其言行哀其論奏今又得論語解於公之從曾孫希亮此天厚我嗜者也希亮將鋟梓以傳而使某識其篇端粤惟論語一書此孔門弟子之嗜學者於聖人容貌詞氣動容周旋之頃身

體而心會氣感而機應故其所書親切有味凡一時師傳友授閱萬世如見然自七十子終然後大義乖訛孟子死盡失其傳然而生乎千載之後亦聖人所與共學之人也豈終於乖失而不可復傳與本朝全盛時河洛之間諸儒輩出掃除末師之陋隨事體習切已研求以上尋千載之緒然後人知聖人之所以言與羣弟子之所以書皆日用飲食間事在立則見無行不與而非託諸空言也至近世張氏朱氏父子傳家源流混混益大以肆忠獻公資稟醇實既從北方學者講誦遺言又與

南渡諸賢更歷事變自尋親而尋君治己而治人反覆參驗無一不合故其爲是書也非苟知之凡能精察力踐之餘先儒所謂篤其實而藝者書之也學者誠能推尋究玩而知前輩讀書異乎今日讀者即是以約諸經即經以驗諸己不亦求端用力之要乎

建炎復辟平江實錄一卷

紹興中興備覽四十一卷

玉海紹興六年十月庚戌右僕射張浚入見上嘗召對便殿問所宜爲且命以所聞見置策來上浚承命條列

以進號中興備覽凡四十一篇上深嗟嘆置之座隅
隆興初張忠獻公再入爲右相上注意甚厚使公條奏
人才可用者公奏虞雍公允文陳魏公俊卿汪端明應辰王詹
事十朋張尙書闡可備執政劉觀文珙王閣學一闕杜慶元
起莘宜卽召還胡資政銓可備風憲張舍人孝祥可付專任
馮提刑時行馮少卿方可備近臣朝士中林侍郎栗王侍
郎秬莫少卿方可任臺諫一時之選也時劉王杜三人皆
以論事去國故公請召之其後悉爲名臣終孝宗朝不
顯用者數人而已

張丞相賜諡本末阜陵初受禪首任張丞相魏公以經畧中原禮貌之隆羣公莫及嘗書聖主得賢臣頌以賜又親書其生辰而記之禁中每有所疑必先一作必定諮欽天示不敢面詰其尊禮如此後免相而西一作歸薨於餘干後四年公之門人陳應求入相明年春二月乃白贈公太師賜諡初議忠正既而諡忠獻

張浚因彗星出上疏言事秦檜屬臺諫彈之謫居永州

金人憚浚復用每使至必問張公安在見永州流寓記

福州眉壽堂張浚守郡時爲其母秦國夫人建見福州古蹟記

楊冲遣與元人張浚試吏與元問楊用中曰公嘗往來梁洋其人士有從遊者乎曰楊冲遣可以爲師雍退翁可以爲友退翁名冲洋州人紹聖初當國者辟更致辱冲自太學上書數其罪乞斬其首以謝天下見漢中人物記

楊萬里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浚公杜門謝客數日乃得見公曰元符貴人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氏與日月爭光楊奉此語終身勵節見永州人物記

賀張相公奏捷啟啟劉淵海見大典

失名

致果得雋全師奏旅凱之旋含爵策勳上賞寵文階之冠

國勢增重於九鼎廟謨果屬於一夔朝野歡祝君臣和洽恭惟某官授書黃石而孝友兼備得譽青錢而氣節益敦登建炎否補之天取紹興龍灰之日方中原境土未復[illegible]身督戰於秦隴之間會仇敵輪馬不還敗績哭尸於[illegible]之外四川二陝草木皆知其威名九夷八蠻君長必問其年紀或者昧遠而見近士有妨功而害能紛流四國之言謗滿中山之篋周公不失其聖雖既破於斧斯仲尼無得而踰又何傷於日月於用舍去就之際應消息盈虛之時雖邪說淫祠塞大道之行而主聖臣賢為敷天之福千載

之遇一德如初回禹跡於狂瀾之餘揮郢斤於汗顏之後
營形勝要害之地沉心術精微之幾入而謨明弼諧則若
稽之皐陶出而陳師鞠旅則顯允之方叔盡護諸將洪齊
多艱輔贊彌縫使不知行李往來共其乏此下疑有遺文顧趙齊
父子稔以一十年之禍敢睥睨乎江都而暴金上下濟之
二十萬之兵輒跳梁於淮浦我武前定王師有嚴奇正迭
乎帷幄之中擒縱玩乎掌股之上實墉實壑實畝實藉孰
而措者得自治之宜如江如漢如飛如翰奏其勇者有莫
禦之勢商號汝潁鼓險而羣醜褫魄濠泗盧壽白奇而二

褫燕魂一戰而取遏劉之威屢捷而大攘狄之烈替異錫圭之寵獨高指獸之能若濟巨川作楫慎中流之失譬如平地為山勉一簣之加以至盡大公之心開中正之路以天下而龍天下以寰中而應寰中察是非毀譽之亂眞明賞罰政刑之允當俾大國之必畏移上帝之居歆於以邀歸二帝而盡晨昏之歡於以還定遺黎而甦塗炭之苦有孚元結中興之頌永懷吉甫清風之詩然後視富貴如浮雲脫功名如敝屣奉王母以高舉傚羲皇而遠遊載雲旗而駕八龍飲沆瀣而飡六氣享千二百歲廣成之壽居上

元六合眞人之宮人何慕焉古無右者某罪戾一升流落九年放馴鷗浩蕩之波因毀室漂搖之雨如墜溝壑若逃虛空回不堪憂覿饑欲死聖君念濟河而有同心之舊尙或記憐相公欲持綆而施舉手之勞叨自疇昔茲其時矣誰曰不然耿耿精忠戀戀君父老矣無能爲也安敢僥倖以他求哀之其亦命歟止覬保全於晚節儻生還於鄉國圖死報於壤泉所得如斯受賜多矣因對揚於穆穆幸略陳其區區願亟須臾以希萬一

王一正補輯

又

既曰厥事裴度斡不庭之方以奏膚功吉甫受旣多之祉循牆弗許錫馬爲宜恭惟某官奧學通神精忠貫日風雨不改雞鳴之度松栢無變歲寒之心事不辭難能爲可信且宣王北伐亦當六月以啟行而周公東征盡淹三年而歸國顧如相國度越前人冒暑雨於萬里之修途掃妖氛於旬日之近效中國去腹心之患長淮無首尾之牽洞庭爲之波澄敵國聞而魄喪威加羣盜赤眉畏鄧禹以西奔賢於長城紫塞却胡人之南牧逌觀丕績可待中興防秋倏屆於祈寒先事想勞於長慮更幾齊戰之愼以全德業

之休王一正輔輯

代倉部知黃州通張魏公啟　　宋　呂祖謙

仰夫子之門牆夙有依歸之願睹元戎之旌纛獲承節制之尊敢以丹誠寓之緗簡恭惟佐王碩輔命世眞儒先知覺後知傳斯文之正統小德役大德為善類之宗盟扶日轂於慶霄握斗樞於宥府入則贊一日萬幾之務出則專五侯九伯之征震疊龍荒焜煌麟閣慮　息盈虛之變審行藏進退之宜肆琴瑟之更張首軺車之聘召獻言申戒避寵就閑羽檄交馳舊疏果符於　龜筴璽書狎至陪都識

緝於麟符嘗虞舜之四巡延晉文之三覲運籌坐勝承謨

嘗禰錫斧鉞以撫師總江淮而分陝落鼉裘之危牆沸鶴

弁之歡謠旗幟精明鼓角讙亮國家再造高鴻烈於汾陽

天地重開翊丕圖於建武冠鈞衡於廊廟下膏澤於幅員

若智若愚以禱以頌某荒蕪晚學蹭蹬孤蹤每原念於哀

宗嘗屢投於佗治志勤事左心親分疏誤分邊壘之憂幸

效轅門之役雖迹遙履步莫伸謦折之恭然氣激肺肝竊

效鍾鳴之應 王一正補輯

跋張忠獻公與上蔡謝公手書

宋 朱熹

伏讀宰相張忠獻公所與參政上蔡謝公手書是時張公已建大功登右府矣而其執禮之恭如此且又欿然自以爲未始學者而有受教之願焉甚盛德也謝公外孫頭蘧祗出以見示三復之餘歎仰不足謹錄一通藏之巾篋而敬書其後以歸之慶元丙辰寧宗二年二月甲寅

聞訃祭張魏公文 並見漢州志　宋龍圖學士　王十朋

惟公學造明誠才全文武忠孝根於天性節操貴乎歲寒社稷之功最高親嘗擇日君父之讎未復誓不共天二十年見升權官五百載重逢聖主夷狄服汾陽威德兒童知

司馬雖者意在天必相之嗟乎命何止此方渡江而誓楫遽樂聖以銜杯宣室興思蒼生望逑雖日閉門絕粒不忘憂國愛君中山之功未成讒謗之書盈篋武侯死有遺恨英雄之淚滿襟一老不遺百身莫贖朋濫此假守驚聞訃音隆興元年王公疏救魏公之謫出知饒州二年張魏公卒於餘干忍覩絕筆之銘媿阻臨棺之奠嗟吾道之窮已甚非斯人之慟而誰

聞葬又祭文　王十朋

嗚呼蠻夷猾夏以和得志肉食者鄙力主和議萬口和附爭言五利曰國之福何惜土地甘心事讐不止稱謂附和

者用阻和和者棄和猶未成邊已撤備既棄唐鄧又棄淮泗淮北生靈幾無噍類國既日促兵亦尋至公之勳德公之忠義公之人望羣嘲眾詈公欲恢復指爲生事公欲禦戎靳爲兒戲公欲養兵詆爲妄費公欲進賢目爲朋比公得人心謂有異意巧言如簧吁其可畏天眷雖隆不容在位汾陽兵柄奪於讒甚度無顯公豈獨前智怒阻范增間走樂毅公存虜懼公死虜肆虐方陸梁國若游贅上心焦勞當食而喟彼蒼者天胡不慭遺九泉不作蒼生曷慰遙望衡山沛然隕涕

祭張魏公墓文（今寧鄉縣志云在本縣第四都潙山之原）　朱熹

惟公功存社稷澤在生民上比列星多歷年所英靈陟降千古如存日有遺邱乃寄茲土熹夙深宗慕亦誤知憐茲幸分符獲參守奉瞻言矯首饋奠莫親寓此一觴諒蒙昭鑒（孝宗淳熙已酉光宗紹熙癸丑文公兩知潭州曰茲幸分符應是已酉初知潭州致祭也）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岳飛

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搗向燕幽馬蹀閼氏血旗梟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

朱子作張魏公行狀載縣志藝文中公自有傳多取行狀大義而敘之者已未續修縣藝文於各篇公傳外無所附宣公詩文已見本集者不錄乃彙刻魏公著作列行狀於前題曰張魏公集以傳不朽惟

遺漏尚多後之君子輯而補之粲

然大備庶見宣公家學淵源云

邑人黃尚毅謹識